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蘭軒集卷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舉人臣秦　楊

謄録貢生臣趙　珍

蘭軒集卷十一

元 王旭 撰

序

送劉孟章濮州教授序

教授冷官也然師表一方教由是出則所係亦甚重故非才良行修博於辭學者殆弗克居而近世不然非惟為士者輕而易之而為有司者亦未嘗知重而難之故選用多不精而稱者寡是以州縣之間往往學校未盡

興教法未盡行而人材之作成者未多見良由教授之失其職也濂溪周子曰師道立而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師道所係固如此然則居是職者豈可以輕易視之哉劉君孟章奉高之良也守黄奞之庠而坐無氊之榻蓋已有年矣今承上命掌教於濮陽必將不苟而有可觀者矧彼有疎堂導江二公之賢孚令其往非惟賀濮人之得師而且將賀子之得其師也於其行敘以勉之

送張教授之衢州序

人才之盛衰關於學校之興廢師道之隆替係於學官之賢否何以言之蓋賢則師道行而教法興士類歸而文風振此學校人才之所以興且盛也不然則反是故教官之設職若輕而實重事若易而實難爵秩不過九品月俸不逾千錢而學校人才之責在焉豈非輕而重歟寂寥簡淡無簿書米鹽之煩講說開陳有聖賢義理之奧而又表荿著述之筆寓焉豈非易而難歟今之為

教官者往往不以為重難而輕且易之是其果賢乎抑亦茍然乎余不得而知也今國家偃武修文崇起學校而教授之設遍於州郡其變風俗育人才之意可謂至矣然而天下教法未盡行文風未大振而博學才傑之外亦或未免有不厭人心者得非有司選擇未精之過歟斯言也予嘗與長蘆教官張正亨評之甚以為然故其居職三年之間視前後為獨稱今承上命遷教於衛予知其志必不茍然矣他日有西來者予將問之

送焦教授序

人之能足以自立於當世而猶自視欿然以求進於道此其志不安於小成而君子之所深喜也今國家設蒙古一學在諸科之右其能者往往由是通顯而有不屑於儒術惟萊蕪焦君國器不然君以明敏之資擢是選教授長蘆不以其能自多而方以儒術未通爲深病乃自貶以從予游求講大學論語之書未終卷而代者至君辭予悵然甚以爲恨余謂君但存此志而不衰則六

經可以遍講儒術可以深詣他日所至豈可量哉然則今茲之别雖若可恨而亦未足深恨也伊尹之言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之所在師之所存也勉君之志而已矣

侯亨叔母壽慶八十詩序

東平侯亨叔其母年登八十諸君慶之僕時寓居在遠雖不獲預稱觴之末歌南陔祝靈椿以觀綵衣之戲然於亨叔義不可無言竊嘗謂人子之所願乎其親者無

過於壽而富貴不與焉蓋壽則能享諸福而有以遂其供養之心故洪範五福以壽為首而禮記亦有孝子愛日之説若富與貴雖亦人情之所欲而可以備甘旨之養然而不能無怨府危機之憂古之人啜菽飲水而盡其歡心必有為之本者矣孟子曰悦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悦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夫悦親必在於誠身而誠身必在於明善古人論事親之道蓋在此而不在彼也今亨叔甚貧而親心未嘗不樂致之

豈無其道乎噫富貴功名外物也惟親之壽則人子之所願而不可必得者亨叔今既得之矣其喜為何如而他足言哉

李君慶壽詩序

壽居洪範五福之首是人生之所甚欲而不可以力致者然聖人則曰仁者壽而中庸亦曰大德必得其壽又似有關於人事而未可全委於數者何耶蓋天人之理一感應而已矣故栽者培而傾者覆因其材而篤之末

嘗或差也彼顏跖之不齊蓋亦不得其常而遭其變耳
然顏之令名無窮適足為其壽而跖之遺臭不害其為
殀矣論至於此則感應之理尚何疑哉謙甫李君仁人
也年過七十氣盛神昌其殆未可量又有三子以奉甘
旨而長子清臣又為國之才士居官食禄進用未已夫
君之得此必有以致此豈偶然哉蓋種德緝善君之所
以感乎天也其壽其子天之所以應乎君也噫天命不
僭今而往尤當勉其所以感

馮君慶壽詩序

洪範五福壽居其首蓋壽然後可以享諸福苟非天之所與者有以極其氣數之盛而異於常則亦未可以人力致也然幸而壽矣乃或子孫之不肖奉養之或闕甚至於窮獨病苦而無以如其所欲則亦何貴於壽哉鯨川馮君國祥之尊人可謂既壽而諸福之能全者已年八十有五聰明不衰而神氣自如步履甚輕而飲食猶故若非天與之者異何以及此矧國祥又以孝行鳴於

鄉而聞於朝門有旌而史有傳足以顯親於無窮而非他人之為子者比乎至於閨門之内雍睦無間言庭階之下照映皆春色備修瀡旨甘之奉盡定省温凊之禮亦恐非他族之所能全也孟冬之初壽席既開坐客賦靈椿之詩以侑千歲之壽而某也不敏輒敢先鳴而為之序

泰山詩會序

夫名山大川有英靈之氣惟詩人知之而得其助他人

蓋不知也泰山巖巖豈非英靈之所萃乎於此而無詩則非所以為知者矣諸君俯仰奇勝日與英靈接其詩會宜愈盛顧乃中輟而弗續何哉元貞元年春余自碭徒奉高嶽之勝既獲窺其略而覺目明神爽於山似有所得也今諸君既有意於尋前之盟則予雖不敏敢不欣然隨其後雖然人之生精力有限而事理無窮物欲易流而本心難御言志固聖人之所與而玩物亦聖人之所戒也願與諸君如約而酌取其中可乎

竹林春宴序

至元壬辰季冬春立於下旬之首是日也東風扇和天氣晏温予與諸君攜酒出郭會於許氏之園亭順時行樂且敘懷也其園去碭城東北二里餘地幽而景勝宜雅集焉開罇竹間以次列坐清歡既洽塵慮俱忘悠然怡然乃知真樂之自然有不在乎絲竹之間者酒酣園主君笑而謂余曰吾聞觀海者不留目於溪沼登嶽者不蹴屐於丘陵先生南游江湖北歷燕趙其山川之美

麗邑居之繁富園林之竒勝所見多矣是區區者恐不足以辱先生之顧也然而先生今日之游似有甚樂於斯者豈莊生所謂空谷之足音者歟予曰不然夫萬物並生乎天地之間而一理各全於性分之内大非有餘而小非不足也是以斥鷃無羡於雲鵬秋毫可並於泰山君子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樂天安土又何彼此之擇哉況諸君幸不予棄而予從講義理而談詩書氣同道合如之何而不樂也昔曾點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

人浴沂而風舞雩亦即其所居之位樂乎日用之常耳豈有以異於人者夫子喟然而深與之何也能知乎此則有以知余之所樂矣不然彼方將悲鳧鶴之長短較雞蟲之得失又何暇與造物者之同游哉雖然今日之游可樂也而亦可感也蓋物變之迭遷人事之推移而聚散之不可常也故列坐間之人而記其一時之事庶他日之不忘焉

五窮序

五子與余居二十七年未嘗相離一旦治裝謂主人曰久客相累子病甚矣吾聞四方若子之門者十室而九今將遠邁以求知己子亦樂於吾之行乎主人曰噫余何樂哉世之所謂樂者不過多財以為富而崇爵以為貴耳以余觀之財歸而怨聚官高而身危見其可悲未見其可樂也今吾以天地為室廬以日月為連壁以星辰為珠璣以萬物為使役據高梧而歌倚繩床而息吾之富貴固不待子之行而後得也且余疎懶無機涉世

險艱結友輸誠對面雲山惟子相知中無間然摩拂激
厲功深意堅忠不邀名德不求報世有如君願相交好
子去我獨誰為樂乎然道有行藏時有顯晦暑來則寒
往日盈則月虧聖人權之不失其宜方今之時上下營
營惟孔方是慕非少金不行視子欲遠若赤膚之於寒
冰忠不能使天下之信愛不能免天下之憎子之當去
一也莫賢於揚雄莫達於昌黎且驅且逐見忌見疑嗟
子之心諒者其誰當去二也世方尚諛佞者為賢巧設

機關以射時權子能突梯滑稽喔咿嚅唲伺侯公卿俛首低眉效彼之為乎當去三也子有三宜去余獨能私留子哉自壽域一閉春臺不築寥寥千年民生愈蹙比郡連州孰非汝儺四海雖廣汝不可留廣莫之野崐崘之墟逍遥倘徉縱意所如泯然無爭浩然無營澹然忘情不愈於世之見憎乎子行矣於是五子感泣再拜辭謝而去

送管城君序

余拙不為時所用避世而深居勢利之徒紈袴之子歲時曾不我過杜門蕭條無可晤言其鬱鬱無聊可知也君一旦來視我相歡如平生誘我以著述倡我以文章陶寫襟靈發揮幽思使我業日進學日博脫略紛華忘乎外慕繄君之力為多君中山人性鋭直而正潤澤而文其始也棄其家而游於世遇良師沐浴而齊之以法君斬然見鋒鋩人咸異君謂當作黒頭公君亦以當世之用自負既而果然登名中書進封管城嗚呼君可謂

有心者矣君不以名位富貴為樂棄其徒而友余於窮巷繩樞甕牖君不以為陋破床敗几君不以為嫌朝暮相從游戲於文場凡余心之所欲言志之所欲為必憑君以發而馳騁上下君不以為勞卻冠濡項信手揮洒君不以我為戲祼裎相對禮容不舉君不以我為慢處之高閣終日不接君不以我為疎余之曲直短長君無不隨我亦不以君為無心者也我與君可謂相知之深矣然猶未能盡君之善也雖然我與君志同道同而損

益不同我日益則君日損君以為道當然盡心而不辭也嗚呼賢哉良友生乎今也又將棄余而長往放身於寂寞之鄉避世於逸少之塚頹然以終其天年雖以余之甚愛且將不得而從也惟君當權用事而不避盡心於世而無求掛冠長往而不悔進退用舍與道推移何其達也世有如君者吾將從之游如其不然吾又安能遽忘情於君邪故序其事以送而寄余懷焉

梅園雜集序

夫草木之華莫不可愛而詩人於梅獨甚焉豈非挺孫芳於零落之後發陽和於霜雪之餘體潔香清標高韻遠而然耶昔予游江南見梅甚廣而愛甚篤杖屨留連未嘗一日而厭也自北歸與梅絶幾十年見似者而喜況其眞者乎安陽許氏園有梅一株歲暮方盛開余與諸君攜酒造其下攀枝嗅蘂恍然如良朋久别而忽相遇也其喜慰為如何清興既逸芳樽屢空念雅集之難常悼寒英之易落醉後索筆因賦詩以寄懷且以示同

游之士焉

遊佛峪寺序

泰山之陰有佛峪去州治五十餘里其境勝絶元貞乙未春余寓居奉高同諸君往遊焉出郭東行山盡北轉而西巖谷阻深高下重疊入峪數里線路縈紆俯臨千尺之壑寒藤巨石修篁怪松交掩互映時久旱流泉斷絶以不得聞潺湲湯激之聲為恨既至寺登重閣憩松棚酌玉泉烹山茗南對天門日觀蓮花諸峰其東西北

三面亦皆蒼翠萬仞環繞拱峙煙雲晦冥頃刻千變是夕留宿僧堂爽氣蕭然此身不自謂在塵世間天明出峪尚回首戀戀不忍去也噫勝境難逢良朋易失清興所寓能無識乎

贈李主簿序　并詩

崔守信君實從余受書之暇嘗言故城簿李君之賢曰其清廉勤幹於今固為少有其好賢樂善亦世之不可多得也予竊識其言而思一見其人今年秋君以事過

鯨川謁予於高氏書院之中和堂其容肅肅其辭侃侃蓋清而通和而節不惟有以副予前日欲見之心抑又有以知崔君之言為可信噫廉吏古人所甚重蓋廉則欲寡而心明政之所以平而民之所以不擾也雖然廉而不幹亦止於一身而已耳如君之幹且廉豈不為可取哉充是而往他日所至又有非余之所能量者矣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君其勉之於其别也因為詩以贈有客南來自故城偶因論政得君名餔糟不羡傍人

觧飲水惟知此味清只得簿書為俗吏豈知簪筆是儒生鳯鸞本是雲霄物枳棘淹留恐未平

送劉公美赴長清簿序

昔杜君元顯嘗言其友劉君公美之為人曰孝友亷能士也予記其言而思見其人大德元年秋余至鯨川公美時為運使幕僚一見歡甚詢之知其為西鄆劉公濟川之子也劉公剛正明達嘗提領東平案牘事與先君交甚密余嘗拜焉公美短小精悍涖幕三年人服其才

後日從書生游篤志經史手不釋卷事親睦族皆盡其道杜君之言於是益信今除長清簿未赴間奉其母還鄉詣余別余方讀柳子書愛其送薛存義之言有所感因舉而告之曰夫吏者民之役也民出其稅賦之十一以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吾傭一夫於家受吾直而怠吾事且盜吾貨器則吾必甚怒而黜罰之矣公美讀書知為政愛人之道必能達斯理而不使有愧於心矣矧彼有西皐先生在儒宗也吏師也吾子親炙而問道

也其益可勝言哉

送國希顏序

昔希顏從余學於維揚甚有志而勤然恨其不久而歸也後十年予寓泰山下希顏自益都不遠數百里凡兩至其學其詩文甚正而有源委使余驚且喜因留十餘日詳觀之則見其退讓而不居篤實而不浮縝密而不踈與之論世事又知其有用而不迂也希顏嘗以廬墓之孝聞於鄉蓋非有所為而為之者有司以孝廉舉之

雖非希顔之本心然爲國家風俗計則所係甚重而有司之所當爲也於希顔乎何預雖然自古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蓋忠孝本一道君親無兩心厚於此者即不薄於彼者也噫豈獨父子君臣之間哉夫婦兄弟朋友亦是心之所推耳且希顔於余其從學之日亦無幾顧乃拳拳不忘於十餘年之後冒風霜越險阻一再至而心益堅義益篤余山林寂寞之人也希顔豈有所利而然哉其視逢蒙陳相之徒亦大異矣此余之所以有感於

希顔而論其心之所自來也若夫為學之方所謂明誠兩進敬義偕立者希顔蓋嘗講而及之宜有以自勉不復有待於余言矣

送張子浩序

張君子浩莘亭後進之秀也其家學有惠之先生以經術鳴於鄉而為之祖有文伯書史以才德推於憲司而為之父三世詩禮其所漸漬薰陶者深矣大德二年戊戌冬子浩過長蘆謁余於高氏書院之中和堂則知其

祖猶無恙而文伯之亡久矣因記昔年江南初下予游杭故宫登天章閣而文伯在焉一見握手歡如平生而相期者甚遠其後君蹭蹬竟止於此余亦白首無成將指山林為歸宿感念疇昔不覺慨然且知命之有在果非人之所能為也今子浩抱負其所有提空囊游四方以交其豪傑又將别余觀光上國其志亦壯哉余貧既無以贐而贈言之義又非所能及但嘗讀濂溪翁之言而有疑曰為士者當志伊尹之所志予莘人也必能知

尹之事矣是果割烹要湯以求用乎是果耕雲自樂以傲湯之聘幣乎二者之間相去遠矣子其爲我明辯之余將志焉子浩俛而笑曰姑啜醨請俟他日遂别去

送韓子新序

良醫之權與宰相等而宰相所以治天下者即良醫之術所以治一人之身者也蓋病者之死生安危係乎醫而天下之戚休治亂係乎相醫之良則能回死以爲生易危以爲安而利及乎一身相之良則能化戚以爲休

革亂以為治而利及乎天下雖所處有高下所施有廣狹而權之所寄實無以大相異也昔人有言不為良相則為良醫豈不以此歟然而其術之相似則未有知之者令夫良醫之治病也必先行其血脈而導其壅滯養其正氣而防其風邪然後隨其證而藥之則疾去身安可以享和平之福彼良相之治天下亦何以異於此哉內有以格君心之非而外有以達四方之情然後隨事順理而區處則弊去政行而可以致隆平之盛良醫之

術其用如此君子其可忽哉吾友韓君子新以醫術教授濟寧秩滿將歸過余安陽酒間求文以華其行余不得辭也因為醫說以廣其志且將以聞於今之醫天下者

送文質序

自古英雄豪傑之士莫不以功名自負而期有為於當世然雲龍風虎會遇常少而冥鴻霧豹隱遁常多盖屈伸進退之理亦存乎大運耳我國家自草創以來文風

陵遲士氣猥陋殆五十年否極而泰天啓聖人旁求俊乂丕光鴻業士之濯泥塗而登雲霄者肩摩而踵接也余獨以書淫傳癖推頹於衡門之下操觚而飲水苦調而悲歌與我文質詩文相好若夫鬱衝星之秀氣懷破浪之長風則余也有愧於文質多矣吁君其摶風而我其垂翅者乎況今國家創制文字重開混元燦雲漢之天章變蒼頡之鳥跡詔求能者俾之肄習君以俊爽之才首預其選平地青雲自望於他日揮毫之際矣是行

其勉哉安丘東望六百餘里青山白雲詩裏行間是役固不惡而吾獨因子有所感焉為我弔鄭康成之墓而觀於山之巔水之涯復有當年茹芝采薇而耕雲釣月者乎為我問曰明天子在上能出而與我從事於斯

送王國華序

至元戊子春門人王緯國華詣余言曰家君仕朝久違覲省今將奉吾母以往行有日矣願先生賜一言以為教而慰夫他日之思余曰功名富貴皆外物而有天命

非余所宜言也獨於為學之事有感於余心者將於子乎言之夫人之生或家貧無力而不得學或父兄非賢而不容學幸有力矣父兄賢矣或其人之資稟暗弱而不任學有其資矣或荒州下邑絃誦寂寥而師友無其人則亦安能知所當學而遂其志哉是知人生成才之難而得其全焉者之寡也今子以聰明秀異之資家溫而親賢其平日師友之所得者已自超然而不羣矣況今京師乃英俊賢豪之所萃而文館諸公又皆一時之

選子往而游其間聞見將日博道義將日充而聲華將日著矣是豈天之厚子而欲其成邪何其際遇之幸而四者之能備也雖然此皆學之所資而非所恃以為學也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豈非以其進止之異而然歟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請以此言為子贈噫後生可畏安知他日不以文章瑞朝廷而有以增東觀玉堂之重也哉子勉之吾之望也亦或上天之意而乃尊之心也緯起謝曰雖不敏敢不佩斯言

以自勵遂拜辭而去

送王士美侯巖輔二生序

至元庚寅秋碭守崔公以禮招余至其邑俾專講席率俊秀以聽焉於時聰敏而翹楚者得王侯二生為之最方將賴起余之助盡取六經語孟及曾思濂洛晦庵諸人之書而共讀之以究觀天人性命之理陰陽鬼神之敬人倫日用之常事物古今之變會之吾心而求其至一之歸以為若此亦天下之一樂而可以忘乎外慕矣

奈何方啓其端百末一講而二生告别有覲光上國之行乎噫是天奪余翼而使不得終其所樂也則余也能無介然於心耶雖然利其助而圖終其樂者余心之私也親老家貧而不擇禄仕者聖人之義也子行其義余敢計其私哉厥今煌煌天朝賢哲攸萃往求知己宜無難者詩曰誰能亨魚漑之釡鬵誰將西歸懐之好音魚美人之所欲也必將有漑釡鬵而待之者矣好音之懐余其得而已哉因思昔之人於功名富貴未嘗存固必

之心但聽天所命而行乎正大之情其得也既非所以為喜其失也則又奚足以為悲念京師桂玉之艱懷高堂白髮之夢吾知二生非久別也於其行書而贈之庶知余心之所期者有在也夫

送康仁叔序

至元壬辰夏余過濟寧始與仁叔會見其胸懷洒落而才氣高朗蓋可敬可愛而不可疎者也於是宴飲終日而別是歲冬之季仁叔過余安陽酒間言曰某平生讀

書事親未嘗去家百里而遠其進取之念夢想所不及也不知姓名何以達於駙馬應昌公而今也忽以聘幣來人徼禮重辭之不可遠行將奈何余曰士之讀書為學將以用於世而非欲以獨善也惟其出處進退之不失其正斯可矣今仁叔進德修業於家未嘗求名而名我隨未嘗即人而人我即視彼區區於王公之門揺尾而乞憐者豈可同日而語邪且貴貴尊賢之義自孟氏沒而不明於天下也久矣夫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

敬下謂之尊賢理勢相敵無有輕重然其所以不明者
由其蔽於勢力之偏而忘其道義之正是以惟知貴者
之當貴而不知賢者之可尊也苟上之人非有尊德樂
道之誠心下之人非有由義居仁之高志則頹俗波蕩
誰其反之今駙馬應昌公敦詩書而説禮樂重賢俊而
崇師儒其好善而忘勢既無愧於古人矣若夫發六經
之奥旨陳聖賢之懿範使儒者之學信其卓然可用於
天下俾應昌公尊賢之心不替而愈隆是則吾仁叔之

所當為而不得辭者也行矣其勉之

送鄭秀才序

曩余居奉高其從學之士惟梅鄭二生居其最私心嘗喜之既而余還長蘆二生不克從而從者或未二生之若余於是不能不二生之思因益歎英才之難得而知古人三樂之一者非虚語也前年夏梅生自都下以學識歸過余留半日匆匆未能盡予懷之所欲言今年春鄭生復以學識歸過長蘆留書院數日其容止學問詩

文皆非前日比予於是益驚且喜既而辭歸因語之曰
予行四方其終焉之志獨在泰山下子歸見鄉中父老
當爲我問西溪白雲無恙否書堂之主人行行將歸矣
二三子能予翼乎述三代之遺文垂千載之事業抗遐
情於物外等富貴於浮雲二三子其亦有能樂於斯而
予從者乎鄭生名執中字公權家貧而志學必將有立
於他日是尤予心之所望也其亦勉之哉

蘭軒集卷十一

蘭軒集卷十一考證

第九頁前六行　忠不能使天下之信忠原本訛終今据文改正

第九頁後一行　宎梯滑稽梯原本訛涕今据楚辭改正

蘭軒集卷十二

元　王旭　撰

記

息齋記

教諭王君子正鄃城之善士也甞以孝廉之行見表其門閭一日過予言曰吾聞畏影而疾走者不如就陰而休迹行險而僥倖者不如居易以俟命今吾年亦至矣心頗厭於人事欲以息名所居之齋而請予記之何如

子不得辭因謂之曰息有二義有止息之息有生息之息風停而浪靜薪窮而火絶此止息之息也靜者動之根闔者闢之始此生息之息也今先生超乎利欲之風波而忘乎權豪之勢焰清風里社白日羲皇古井死灰殆不足以喻其心之無事也其於止息之義固不待於予言之贅而自得矣獨於生息之義有可言者蓋嘗觀於吾身呼吸之間而知天地陰陽動靜闔闢之理夫氣之一出一入往來相因而無窮者鼻口之息也彼萬物

之生於春而死於冬孰知純陰之坤而一陽之復已為羣物胚胎之始是静中之有動而闔中之有闢也然則天地生生之誠何嘗有間斷之時耶其於人也亦然仁義之心與生俱生雖或一時陷於物欲而梏亡於旦晝之所為然夜氣之所息源源而無窮自有不能已者養而存之則良心日盛而聖賢不逺矣昔衛武公九十有五而進德不衰先生之年亦未矣然則予也又安敢輕陳止息之説於前哉君於是笑而謝曰斯言起予敢不

勉諸遂書而記之

明德堂記

昔故人有以寳鑑遺余者發奩而觀之則湛乎若寒潭之水皎乎如秋空之月懸於高堂之上而物無不照以為物來而物未始來以為鑑往而鑑亦未嘗往也盖虛明無蔽體立用行有自然而然者後余遊四方數年而歸入門問鑑之所在則兒童出諸敗壁之下塵垢積寸矣面之昏然無覩也家人亦以常銅視之唯救月則一

用耳嗚呼昔之明今安在哉語未既有負局者呼使治之滌之以水摩之以藥轉瞬間而昏翳盡去清光盡還豁然如層陰之捲太虛而白日之正中也余驚喜曰今之明何從来哉噫人之明德亦猶是也原天之所以命於人而人之所以受於天者一性昭明衆理咸備随感而應神妙無方初豈有一毫之蔽也哉良由拘於氣禀汩於物欲故其昭明者日昏月昧而不能復是以極於下愚而後已也人誠知夫天之與我者本自高明而廣

大吾反昏蝕斲喪而不能有之以自同於庶物豈不可哀而亟思有以反之耶苟能道問學以開其氣禀之偏尊德性以去其物欲之誘則前之明德將一旦復還我矣其還也非自外而至也乃吾之所固有也易卦之晉曰君子以自昭明德大學之首章曰在明明德書之康誥曰克明德此三言者何其同而不異也是皆聖人指義理之根原性情之妙用以示人而使知其靈且貴於物者在乎此也今既揭斯以名講誦之堂而書其說於

壁以告來者使知所用力而加勉焉

頤德堂記

有天命當然之理有人心自然之善此古今之所同而愚智之所均得也何謂當然之理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賦以健順五常之德此理之當然者也何謂自然之善萬物之生受天命之理以爲性而具於虛靈之心性無形而心有體故仁義禮智藴於中而爲全德此善之自然者也有物則必有此理有心則必有此善何

嘗古今智愚之間哉然而有君子小人之不同善惡向背之或異者無他是乃不善養之之過也譬之木馬生理既具而又能固其封植時其燥濕順其生而無以傷之則條達暢茂不以為難矣苟或反是則傾覆枯朽亦不為難矣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又曰養其大體為大人養其小體為小人體有貴賤養有大小乃義理物欲之所由分也世之人唯知物欲之養而鮮知義理之養此其德所以不及古之人歟是

知德雖我有而不可無養之之功養之之道將如何曰易卦之頤養道之善也上艮下震有内虚外實之象焉蓋義理之在天下者為無窮而吾心亦當與之無窮内之虚所以來外之實也受天下之義理以實其在中之虚則吾德内充而輝光外著豈非養道之善乎然而君子非止於是而已也復推其所以自養者以及於人則内外無憾而頤德之功全矣故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是乃聖賢之志也單父陳君來判泰安州事

以頤德名堂而請記於余不得而辭也因為說以遺之

厚齋記

楊君廷玉始予一見其充然厚重之資而知為君子長者之人也及来郇城其子彦思又從學於予日月既久知之為益詳其辭氣之和藹藹如陽春德性之美温温如良玉恩睦於親族而誠孚於朋友其君子長者之稱衆無異辭焉一日過予言曰某不幸幼而多故不克從事於學然心知詩書之為貴而道德之為美今老矣所

幸有二事焉一子以勤家一子以讀書而身得優游於無事讀書者以凡之治生為勞而每不安其心勤家者以弟之讀書為喜而無少異其意二子之友敬篤至吾知他日庭前紫荆無復焦枯之慮矣自吾先人以厚德見推於鄉里而吾嗣之常懼弗及儻使子孫無忝世稱善人是則吾心而富貴非所望也近闢一室以為晏息之所而欲以厚名之俾居此者因名思義益厚其德而不陷於浮薄之失子為我申其説而記之何如予謝曰

其不敬何足以承君之意雖然甞觀於農夫樹藝之事而有感焉葢磽确之地無良苗沃饒之田多美稼豈非以土有厚薄之異而物有盛衰之殊乎是以良農之治田也既糞之又溉之凡欲其厚焉而已矣况吾心方寸之田亦何種而不生哉君家之田既已厚矣物之生者將日蕃矣傳之子孫使無愧於良農則廩可高而凶年非所患矣噫太樸之日散而淳風之日漓浮華之日勝而巧僞之日滋古人不作非君吾誰與歸

遐觀亭記

大德元年春西皋先生自歷下来游鯨川愛李君長卿東郭之園亭為大書遐觀二字以表之由是斯亭遂為衣冠遊集之勝所而長卿又素以好事稱每羣芳盛時輙置酒邀賓造其上停盃一笑香風四来短白長紅各有嬌態佇目徘徊之際甚足以暢幽情而增吟興也於是客有疑而問之曰古人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豈非所處之既高則所視之益渺而物不能為之

障礙乎今斯亭也高不踰丈紅綠紛如亙圍而交映目之所逮者有限吾見其觀之不能遐也斯名殆未可歟主人曰不然吾聞高人眼力可以超千古達士胷懷可以納九州善觀者蓋以心而不以目也吾試與子憑軒而觀草木之秀茂則見天地之生意流行於四海而無間也觀禽鳥之飛鳴則知陰陽之動物遂性於兩間而自如也觀雲烟之聚散則悟浮世之富貴功名儻來於一朝而非久也崇吾仁以為山則不必嵩華之崔嵬而

崔嵬者常峙於胷次導吾智以為水則不必江湖之浩渺而浩渺者恒流於目前則吾之此觀也不既遐矣乎今予於吾亭乃以目而不以心宜其有所窒而非吾之所謂善觀者也他日有浴沂風雩之樂者可與俱來同吾此觀客於是愧謝曰遠哉君之心也今而後不復有疑於斯亭矣

中和書院記

長蘆髙伯川既以餘財助修文廟兩廡而成之又感燕

山竇禹鈞之事嘆而言曰興書院養寒士此盛德事也北方三百餘年已来繼竇氏之躅者何其寥寥耶余陋雖規模不及彼而竊有希賢之志焉於是買地於所居東北積水之上雖近闤闠而幽寂閒曠可為士子肄業講習之所乃營為二區其東正堂三間東序如之以為講師之居其西書樓上下各三間高明宏深盛夏無暑氣東西廡亦各三間繞以周垣高大其門西皐趙公為大書中和書院以表之君又以厚幣聘師儒於四方俾

專講席而游學之士皆代其束脩之費而廩給之其規
畫措置猶未已也余辱承君幣來自泰山書院之成目
覩其事嘉君之用心遠而爲利博有非流俗所能知者
因對諸生而嘆曰夫天道否泰盛衰如循環無不復者
草創以來國家以伐宋爲事未暇文治今聖人在上天
下一家書籍盛於中國學校遍於四方斯文其將復興
乎且書院一事盛於南國而北方未之有今高君營此
蓋將以爲北方倡而因以上迎乎天意安知不有好事

者隨而和之哉他日擇形勝之地盡規模之大有如白鹿如石鼓如嶽麓稱於天下名於後世以惠學者於無窮其人其事雖未可知而其原則要自髙君發之嗚呼其用心可謂甚遠而無愧於竇氏矣今諸生肄業於此蒙君之惠當有以副君之心而毋失其為學之道夫學之為道非徒區區誦說而已也孝弟忠信以立其本詩書禮樂以明其用切磋琢磨以致其精則才成德就庶幾無負於髙君經營書院之美意矣諸生其亦思而勉

之哉

餘慶堂記

長蘆表善慶嘗過余高氏書院之中和堂以李君英晧所作賢母傳見示曰此樂陵王才卿之母李氏也余觀之見其恩義之俱全孝慈之兩盡而壽考康寧又有非他人之所能及者因為賦詩以美之表君曰李母之事君既有以知之矣而才卿兄弟猶恨君之未及知也因言其孝友仁厚肥家睦族之道所以見重於鄉閭者余

於是欣然願一識焉已而袁君又來致才卿之意曰家有堂既以餘慶名之矣願先生為之記余既知其人而又無以拒袁之請因取易坤卦初六之文言而詳觀之嘆曰天人之際上下相為流通而理氣相為感應者未嘗或差如此昧者不知也且聖人於他事未嘗輕為必然之辭而獨於積善之家曰必有餘慶自非察於天人之際而明於感應之理何以有此必然之辭乎夫慶者吉祥之總名而人人之所願得也茍善之不積而望慶

之自至是猶北轅而求越亦終於不得而已矣蓋善者慶之基慶者善之效善之所在即慶之所存也今才卿之母既以賢德獲上壽而昆季又皆以仁孝稱門族昌大將自此始他日君之子孫登是堂者思欲常享於斯慶必思常積於斯善而後能常無愧於斯堂矣

中和堂記

學者之事莫先於治性情而修禮樂夫性者理之所會而情者性之所發也會而無所偏則性之體立矣發而

無所戾則情之用行矣性情體用所以為天下之大本達道者其中和之謂歟故治性情者不可外中和而他求也周禮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蓋中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守天理之節文而無過與不及之失順天理之自然而無倒行逆施之弊則中和得而禮樂在其中矣故中和者所以治性情而修禮樂者也高君伯川既以中和表其書院而復以名其講誦之堂於學者

寧無意乎諸生登斯堂玩斯義其於性情禮樂之際可不思所以自勉而求識其體用之全哉

鐵巖記

人心之藴必託於物而後形觀其所託則可以知其中之所存矣故樂水可以知其智樂山可以知其仁焉世之君子自唐竒章公以来往往嗜石求其瓌秀怪巧狀峯巒者大則列於池臺之側小則置於軒楹之間以供朝夕之玩其皆樂山之意歟然而未有以鐵為之者也

余鄉陳子問家有鐵巖三峯一日出而示余曰此其先君述古堂之故物而平生之所愛而玩也余惟先君不可復見每覩兹巖則肅然起敬如或存焉子其為我記之以慰余之思也余生晚不及見公嘗聞其為人以謂其氣剛以方其志堅以確篤於自信而勇於為義蓋挺然不可以利誘而威屈者也今觀此巖高不踰尺而氣象堅重剛風凛然有可敬而不可犯者其真有似於公歟是宜為公之所愛玩而不置也是宜為吾子問之所

傳寶而不敢失也嗚呼剛德之難能也久矣士風之輕浮也甚矣吾於兹巖獨能無感乎

冥鴻亭記

至元甲午夏蕭宰周君景遠以事至碭相從十餘日嘗語余曰蕭之為邑襟山帶河地僻而民淳余今幸得優游無事於此将友琴樽親圖史觀魚鳥玩泉石順心而適性區區名宦有不足言者矣况君子貴於知止何必日暮途窮而後税駕哉卜居之意於是定矣嘗搆一亭

名曰冥鴻竊取揚子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之語也吾子為我申其義而記之何如余逡巡而起謝曰君之寓意高且遠矣顧余不敏何足以承教而發揮之雖然敢不諸諸愚嘗觀易之漸而有感於人臣進退之義蓋卦之六爻其象皆以鴻言鴻之為物順陰陽而往来不失其時者也自初至五其進以漸於干於磐於陸於陵可謂遂飲啄之欲得遊集之樂矣然而矰繳之虞庖廚之禍亦或由是而不免也君子之仕自一命而至公卿亦

可謂身榮而志得矣然而華亭之鶴東門之兎亦或因此而致思也是知富貴多危機功名隱竒禍乃古今之常事無足怪者獨上九一爻處漸之極而在無位之地豈非人臣功成名遂而身退之象耶故其辭曰鴻漸于陸陸雲路也是其高飛而遠去者也雖違飲啄游集之樂而亦免矰繳庖厨之禍此鴻之全身而善處者也君子於此既不失君臣之義而又有以遂山林之高豈非進退始終之俱得者歟不然避世而長往潔身而亂倫

如沮溺荷篠之徒者不免得罪於聖人而君奚取哉且君以世業人才之高文章字畫之妙知名當世又方強仕之年是朝廷之所不舍而其羽可用為儀者也豈終於冥冥而無用乎然則斯亭也殆非君今日之事也姑敘其說以記焉

衍慶堂記

泰安監州石使君新第堂成名以衍慶而請余記之余謂慶者吉祥之總名而衍者引而長之之謂也水必有

源然後可以行其流木必有根然後可以行其枝人之慶必有所自苟無以積於前則亦安能行於後哉蓋慶者天也行之者人也以人而求必於天自勢而觀之則見其形聲不相接視聽不相干而有可疑者自理而觀之則上下之同流而感應之一氣未嘗或差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慶在天而善在人善愈積則慶愈長矣是豈無自而來哉惟君父子相承宣化千里其施澤於民既厚且久余之來也暮不及拜先使君而遺愛在

人稱之者不容口則固知其善之有所積矣及與君游則見其襟度夷曠氣貌溫和好賢樂善誠實自然真吉人也於是退而嘆曰石氏之慶未可量也使天而可必則于公之高門王氏之三槐又如何哉雖然源深矣而愈加疏濬之功本盛矣而益致培養之力則其流其枝豈不益長而益茂乎是又君之所當知而加勉者也

述古堂記

陳子問一日過余言曰先人平日嗜經史而勇於義不

苟合於時以窮其身而不悔嘗以述古名所居之堂未及有以記也其忝嗣箕裘既痛先人之不復見而堂中之書往往手澤猶存朝夕保守不敢失墜唯名堂之義不知所以繼志而用力者其為我言之余辭不獲因謂之曰子之先君所謂古者非指道而言邪世固有古今矣而道亦有古今乎以為道而無古今也則堯舜之稽古孔子之好古而子思所謂反古之道者皆何謂也以為道而有古今也則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

變而又何古今之有若曰非道之謂特指六經而云爾則六經者載道之器也道既無古經獨古哉然則名堂之義吾子將若何而行其力而余也又將若何而為子說雖然豈果終無其說乎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陰陽天地之理兩儀者陰陽天地之形也是理之自微而之顯氣之自靜而之動造化之所以流行而萬物之所以為萬物也此道之所自來六經之所為本而舍是將無古矣其述之奈何抑吾聞之人之一身備乎天地

而心者人之太極也方其寂然不動喜怒哀樂之未發即太極涵三為一之時也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莫不中其節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事也三綱九法五常四端皆由此立皆由此運固不必求之千萬年之遠而察之吾心動靜之間即天地陰陽之闔闢始終見矣是豈區區泥陳編而守芻狗者所可得而知哉子不余信嘗試升堂靜坐招濂溪翁而問之當有得而知所用力矣於以繼志尚奚愧之有

拙齋記

鯨川恒敬之以拙名齋而請記於余余未達其意因問之曰子之所謂拙者得無拙於媚世而恥不及於鄉原乎得無拙於干祿而愧於巧宦之漢臣乎又得無拙於謀生而有羡於陶朱乎又得無拙於語言技藝而有慕於祝鮀公輸乎敬之笑曰五者之拙余實有之而恥愧羡慕則心之未嘗有也又嘗讀濂溪翁之賦而重有所感因以名齋先生以為何如余曰名生於實者也子既

有拙之實矣可不安拙之名乎雖然前五者之拙拙於外者也非子之所當病也夫拙於鄉原則無賊德之譏拙於巧宦則無顛危之失拙於陶朱則無利欲之昏拙於祝鮀則無口給之憎拙於公輸則無機械之耻一拙而去五損得五益子又何疑焉若夫拙而在内明德而不知其方進道而或迷其途心為茅塞而氣已委靡則恐有所未可歟之曰願堅吾外而勉吾内順天命而無營守吾誠而不欺庶幾其可乎余曰可哉遂書而記諸

壁

三教堂記

安陽許公奉資禀淳和而與人無競中年有隱居之志去城東北二里餘葺圃種樹構堂其間仍繪宣尼瞿曇老聃之像而事之一日余與諸君至其所公奉謂余曰夫儒釋道是謂三教其並行於世也久矣然而為儒者則攻二氏為二氏者則排儒吾見其隘未見其廣吾見其私未見其公也今吾合三聖於一堂而事之者將以

矯其隘與私而又將以剖三家之藩籬而一之也故名其堂曰三教而請君記之何如余笑曰吾聞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而又豈有三家之異教哉此皆後世失其本而泥其末師其迹而不師其心者之過也何以言之蓋天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當行者謂之道品節其道而為法於天下使人人有所據依而不失其中者謂之教道也教也豈空寂虗無之謂哉昔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六經所載可據而行皆天理之當然而不容

議者也彼瞿曇氏生於西方逃君父入山林其亂倫雖不可以為法而薄嗜欲廣慈悲鍊精神明心性蓋獨善其身豈欲他人之盡然哉自漢明之後其法盛行於中國壞綱常溺民心失瞿曇之意遠矣至如老聃乃周之史官孔子嘗從而問禮固儒者也道德一經無所不載而妄者獨取谷神一章為養生之祖於是方術神仙科儀齋醮等事相繼而起皆歸之老氏噫可謂誣矣或曰昔者楊朱墨翟嘗為兼愛為我之說其後流而為二氏

蓋釋氏之慈悲即翟之兼愛也道家之修養即朱之為我也雖見闢於孟子而有不能終絶者豈専出於瞿曇老氏之為哉今君誠能知夫教之所以為教去其異取其同略其迹求其心而不悖於天理人倫之正則果知天下無二道聖賢無兩心而三家之是非定矣或者以前記不便於二氏又請為此許君公奉安陽之善士也喜冲淡而厭紛華中歲屏居丘園逍遥竹樹間其所往来者非釋子則儒生道流也又築室以奉宣尼瞿曇老

珊之像而名曰三教之堂余暇日杖屨乘興常與諸君
造焉愛其幽潔必盤桓終日而後返君屢以堂記為請
余曰三家之教行於世也久矣然而道不同不相為謀
余也學乎孔氏者綱常禮樂則嘗聞之矣二氏之教則
未之學也將何以承君之意而記君之堂乎雖然請言
其畧夫聖人行道於一身而為法於天下其心莫不欲
斯人之歸善去惡以得其天性之安而已矣三家之教
雖有不同然而欲人之歸善去惡度其心豈有異哉而

世之為儒者則外二氏為二氏者亦非儒是皆拘於形迹之末而不達其心者也今公奉合三家而一事之其有見於斯乎他日叩君必將有以告余也

蘭軒集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蘭軒集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羅錫森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臣龍舜耕

謄錄監生臣孫永治

蘭軒集卷十三

元 王旭 撰

記

碭山重修宣聖大成殿記

至元甲午歲新天子既即位首頒明詔於天下以興學養士修理文廟為言於是碭邑之弦歌方盛而宣聖大成殿適以霖雨壞官吏震驚莫敢寧處即合謀改作而大新之邑人聞者莫不欣然願有以自效蓋舊殿板

堂三間規制弗宏無以愜一方瞻仰之意今改而為五明瑠璃轉角之制侈大宏麗巍峩輪奐其於聖人之宮甚相稱也邑人之喜豈非有以合乎心之同然者歟鳩工於甲午之孟冬落成於乙未之仲春及厨庫各三楹亦次第而俱新於是耆老士夫從其官吏會集庭下拜且言曰恭惟夫子之道廣大若天地昭明如日月顧此區區一殿之廣狹高下豈足為增損哉然世道人心則於是乎卜也方今釋老之宮遍天下一小邑不下數十

區其壯麗邦君之居不若也而宣聖祠廟州邑闔境數百里唯一設耳往往卑陋而不彼若圮壞而不時修噫世道之消長人心之邪正亦可知矣然則我邑賢侯今日之舉非惟無負於聖詔其為世道人心計亦可謂切矣使天下之為政者皆知抑彼而崇此如侯之用心則斯文其有不振學校其有不興而人才其有不盛者乎其時方叨講席目擊其事衆謂其盍記之因不辭而書庶俾來者有所考而繼厥志焉侯蔣氏諱恕平陰人其

協謀同志者皆勒石以誌久遠茲不詳載

環溪記

泰山陳君魯彦有别業曰環溪在郡城之西六七里丁酉季春嘗置酒邀余往遊焉有草堂三間西臨古溪堂前地可四十畝肥而平植諸果後可半畝皆花卉錯蒔坐定余謂君曰所謂環溪者此邪水泉安在君笑而起導余下溪岸十餘步得泉一泓長數尋中浮小荷如錢北而西其泉漸多或淺或深或廣或狹澄碧不流有魚

出没可觀君方種柳數百株溪所環地可十畝宜稻時大旱澗谷皆涸而此溪如是他時可知也歸堂上舉酒屬君而言曰夫有山恒患於無泉有泉恒患於無土今君仰高俯清而宅膏腴可謂得其勝矣雖然君之心將不止於是也盖因高之仰而景行之是行則吾仁當日進因清之俯而心源之是澄則吾智當日明因膏腴之宅而道德精華之是擷則吾之業當日廣如此則人因地而益高地因人而益勝矣但恐天爵修而人爵至不

得久為環溪之主奈何君因大笑酌酒酬予而歌曰環溪之山兮神且靈環溪之水兮甘以清環溪之土兮沃而平卜吾居兮樂吾生終逍遥兮謝浮名歌罷更酌大醉而返

省齋記

袁君善慶以省名齋而求記於余余曰魯論載曾氏三省之說子之命名得非有取於斯乎請為予申其說昔者聖人設教於洙泗之上學者甚衆唯顔氏為庶幾顔

之後得其傳者曾氏一人而已然考之當時四科不與而聖人亦嘗以魯許之其所以過人者奚在也蓋忠信傳習乃所以誠身而明善此聖學之要而曾氏之所獨得者何為曾氏之獨得而他人之不得耶蓋存心與不存心之異耳心之所以存者其省之之功乎省者反求而詳察之謂也豈特曾氏為然哉屢省乃成帝舜所以保其治内省不疚夫子所以無其憂聖人猶且從事於此况學者可不用力於斯歟袁君鯨川之秀也謹於修

身而篤於為學覻名齋之義則不待退省其私而可以知務内進徳之實矣故余告以聖賢之省用廣其志

流芳堂記

至元巳丑冬余寓於鄜既為太守宋公銘其先人總管勲徳之碑而知其家世由來之盛他日復以燕居之堂請余名而記之余既名之以流芳而值余將歸其記未暇作也今日還家偶閲晉史至桓温有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之語因掩書而嘆曰芳可流臭

可遺乎是蓋姦雄一時之言而非其志之所存也及觀其終則彼身既不免為跋扈之臣而其子玄又以僭逆致敗果無芳之可流而臭之遺者將不止於萬年矣異哉何其言之應而如是耶蓋有是言即有是心心即天也禍福感應之源也一念之善善即應之一念之惡惡亦從焉使桓温果以流芳百世為心則忠勲盡節子孫效之與國咸休永世無窮而芳之流者亦將不止於百世矣惜夫温之心乎彼而不心乎此也因念昔與宋公

名堂本取德厚流芳之意云爾而今乃與温之言合然温之心期於遺臭而既已如其所欲矣今宋公自祖及孫佩金符者三世好賢喜施種德不衰觀之天理其興蓋未艾也使自今已往子孫相承皆以公之心為心益深其源益培其根則人之所欲天必從之而流芳百世獨不能如其所欲乎又恨去公之遠而不得共論此意也言未畢聞剥啄聲開户視之則宋公之伻來徵記者也余即不暇别作因書以授之

止齋記

予一日講授之暇逍遥曳杖過李君簡卿之家見其新闢一室雖不甚寛而虚明可愛坐既定因言及古今之治亂人事之得失世途之幽險仕宦之艱危意悄然有所不樂君嘆曰吾聞之適野者途窮而返駕游川者風浪而停舟君子之道亦行其所當行而止於其所不可不止而已茍於其所當止而妄行焉則悔吝生而憂患至矣吾平生賦性踈懶不喜奔馳每思日用之暇閉門

却掃焚香默坐消遣世慮使此心如古井之水未之能得也昨因觀大學知止之章而有默會於予心者今欲以止名吾齋而請予記之可乎予曰可然此乃子之所宜稱而非君之事也蓋嘗勞於旅者然後安在家之貧常厄於饑者然後甘藜羹之味昔子以親老家貧之故急於甘旨之奉而不知富貴貧窮之有命倀倀狂走陵險阻冒風霜首尾十年南北萬里終無益焉惟其久勞於動也是以思其静惟其久厭於行也是以願其止今

君固未常動也何静之思未嘗行也何止之為故夫所謂止者宜莫如予而非君之事也然所止有大於此者君宜勉焉易卦之艮其止乃太極流行事物之定理大學之止至善乃聖賢明徳新民之極功也君欲於斯從事而求知其義之詳乎則程朱之説見於二書者既已備矣又奚俟於予言之贅哉雖然此止之説也若夫君子進修之功乾乾之誠雖顔子吾未見其止者故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至於天若可以止矣其健行而不

息者又何耶故不違天德則無以知乾道變化之神不知乾道變化之神則無以識品物流形各正性命之理不知性命之理則無以知萬物各止其所之妙今試以人倫言之如為人君之止於仁也為人臣之止於敬也父子之止於慈孝也國人交之止於信也人皆知五常之止者當然矣孰知其理運古今而無窮未嘗有一息間斷之時耶此天命之所以常行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故不止之中而有當止者在當止之中而有不止者

存焉君於齋居隠几之暇嘗試以是觀之必有得於吾言之表者矣

順齋記

天下事物紛綸交錯有萬變之不齊徐而觀之莫不各有當然之理自然之勢苟能因其理勢而行之則事物雖多而可以至於無事此君子之心所以常樂而不憂天下之事所以不勞而能成也孟子謂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蓋不過順其水之性而已嗚呼豈惟治水哉大

而天地陰陽小而禽魚草木吾未見逆其理拂其性而能行能生者也況於物之最靈而名為人者乎夫天生烝民而與之以五常之性曰仁義禮智信也復列之以五品之倫曰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也內而有以順其性則天下之善無所遺外而有以順其倫則生人之道無所闕自世教不明而人心昏蝕於利欲之餘天性人倫迷謬錯亂無所不至本原既失故於天下之事一皆倒行而逆施之吁可嘆已今吾子誠以順名其所居

之齋求余文以記余不知君之所謂順者將委曲以順於人情耶抑委蛇以順於物理耶然自吾五常之性五品之倫順而推之則亦何往而不可也至於禍福窮達死生之際亦不過順其正而已矣此聖賢安土樂天之能事順齋主人其勉之

克齋記

至元己丑歲予寓於郁得王君子謙之為人氣和而志剛迹近而情遠詳於處事而敏於應物與人交能委曲

盡其誠是有常徳而用心扵内者可親而不可疎也其子樞從學扵予而君之見禮為尤厚一日構堂扵所居既落成予造焉君舉觴言曰予自㓜讀書亦甞有意扵聖賢之學中年事奪弗克而止然終未能忘也今築此居庶朝夕之暇思所以自治子盍有以名而相之乎予既義不獲辭因復之曰夫聖賢之學所以為己者莫先扵明理以治性情性情之徳以仁為首而求仁之術以克己為要其見扵顔子之問聖人之答者亦已詳矣然

仁者乃吾心至愛之理包四端而長衆善其全體混然本無虧欠又奚待於克而復哉惟其有生則不能無情有情則不能無欲欲長而理消人勝而天負私意一立物我町畦而仁之害始不可勝言矣如太虚之生雲明鏡之生塵清水之生泥須刻變化莫知其本體之所在苟能收其雲去其塵而澄其泥則本然之有復還其故矣蓋理欲雖為二物而克復本同一機克己即所以復禮而復禮即所以為仁非於克之外而他有所謂復也

此克之一字尤爲學者用力之地歟故克如克敵之克人欲與天理爲敵克而勝之之謂也雖然克伐不行而夫子許其難不忌不克而詩人頌其美又何耶曰此名同而實異也彼之克施於人此之克施於已乃天理人欲之所以分而君子小人之所以不同也誠能用力克其可克而至於無所克焉則顔子之仁在我而無不得其性情之正矣自治之道豈復有過於此者乎君於是作而謝曰大哉克之爲義也請以名吾齋而記其說雖

不敏願從事焉遂書之是歲冬十有一月某日記

敬樂堂記

東平馬國寶以醫游諸公間誠實樂易心休休焉其得君子長者之稱也蓋久至元丁未冬予南還相與會於北山陳君之座而紀君子周在焉二君稱之不容口且曰國寶以母夫人之故近飭一堂以為奉事之所而取於孝經居養之云者既以敬樂名之矣諸君咸有作以述厥美吾子獨得無言哉因以記為請予諾之既而西

去逮今之來閲歳者再猶未償也昨日子周至首以國寳之意見徵焉予既謝逋慢之罪因笑謂子周曰國寳之意云何曰人子之於父母也異形而同氣呼吸喘息靡有不相關者藋於庚父病痢而黔婁流汗蔡母齧指而君仲痛心可見天理流通彼此無間非偶然也然則人子之事親獨可外此天而他求耶蓋敬者所以存吾心之天而樂者乃所以暢吾親之天也吾於吾親一飲食一衣服一云為無不致其敬焉則誠心感格和氣薫

蒸雍容愉怡自有以暢其天而安於我矣故敬者吾之所當盡其心而樂者非吾之所能容其心也此國寶之意而予之所知者是與非耶予曰得之矣敬在子而樂在親外而觀之雖若二事其實感應之理則一而已斯言予無以加之雖然君見國寶為予問曰他日彩服升堂靈椿獻壽能容吾捧春酒一巵歌白華南陔之詩於座隅乎噫鄭莊公有言爾有母遺緊我獨無於是乎又有以動予心之永慕矣

清心亭記

至元癸巳秋祕監楊君武子過安陽為縣尹蔣君才甫篆清心二大字扁於所居退休之亭東平王甚因推其義而為之說曰天地生萬物唯人為最靈而心者神明之舍又所以主乎一身而應乎萬事者也誠能清之而無以累之則寂然不動之中自有感而遂通之妙不然則方寸擾擾何以酬酢事務之變哉蓋心猶水也澄而清之則可以鑑毛髮撓而濁之則不能以見山嶽清者

水之本然也濁者泥沙之為也泥沙去而水還其天則不求清而自清矣人心之所以昏濁者亦物欲之汙害之也物欲去而昏濁撤則心體湛然靈明虚静豈不猶泥沙去而水還其清乎書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寅者敬也人能敬以直内則一毫物欲之汙自不能容此聖人清心之要法也蔣君方從政以理民聽訟分曲直辦是非為職不先有以清其心可乎欲清其心而不從事於敬猶無益也公餘宴休試坐亭中而思之必將有得

於余言而不以為謬矣

碭山縣新修學記

碭之宣聖廟在城東南隅其經始建立見於翰林承旨王文康公之記者趙君守正楊侯泰其人也是時其城久圮而新復民力猶寡故殿廡稍具而規模未備後歴數政雖頗有所增修而學校之事則未暇及也至元己丑秋滏陽崔侯昶來宰是邑下車謁廟顧見神門之外皆迫隘荒穢不可言而殿後之地又皆為浮屠氏所侵

據唯東北隙地僅有小屋三間為講肄之所公拜退顧衆而嘆曰聖人者禮樂綱常之主而萬代帝王之所師也學校者風化人材之本而國家為政之所先也顧可使之卑陋廢墜若此乎乃與主簿大名劉圯協謀一心思有以經營修廣之衆聞而悦從遂以冬十月選工填洿為高闢隘為廣既建學齋五楹於其南之西而榜以明倫又於其東立堂三間扁以明德庭闢方池機泉注之竹栢青翠列植左右邑人觀者莫不咨嗟嘆美喜見

顔色以謂昔如何而今乃若是也侯猶以殿後地其勢未能遷正因陋就狹弗克如志爲恨既乃具幣走東平請其來主其講席邑人預學者咸蠲其役余既美侯之爲而邑之士大夫耆老又以修學之事請記其詳余竊惟既當而教乃聖人論政之格言侯於今日之舉可謂待邑人之厚而知爲政先務矣其美有不待於余言者惟其所以爲學之道則不可不爲諸生言之夫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其知

覺運動無以異也而獨人為靈且貴者何哉以人稟其性之全而物稟其偏故爾然其拘於氣質蔽於物欲流而不返則向之所謂全者今或失之亦無以異於庶物矣且夫學之為道所以明其善而復其初也克其偏而反其全也蓋仁義禮智皆吾性之所固有而其行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所謂道也惟不學以明其理故莫能有以知之耳學者誠能求諸聖賢之書而驗諸日用躬行之實收放心察人

倫以孝弟忠信立其本而格物致知明其用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具皆在於我而所學不為空言則庶幾無負於賢侯立學校作人材之美意矣余雖不敏願與諸生講而勉之

陳氏阡表記

至元庚寅秋教授陳君公望手書其先人行實一通遺予曰新塋畢事子為我記其阡之表予辭不獲因謂之曰夫誌墓銘碑已非古而阡表之記也又何居雖然歐

陽子為之矣敢不敬承君之命謹按君所書曰陳舜後也武王封胡公滿於陳子孫氏焉族遠益大喪亂後譜諜不存高曾而上莫能詳先君諱某字某其先石洪人考某不仕妣趙氏里人也金季避兵至先君於諱山逆旅既又僑居睢陽父終殯於此母病嘗刲臂肉雜他食進遂愈母後歿於馬南塢李氏莊金亡北還東平依舅氏性清修慎畏慈祥愷悌所在稱善人人百忤之無愠也正室王氏睢陽大姓女一人早世次室曹氏子男四

人儼偁佶佺女一人君晩而有子不家事艱難之恤汲汲焉唯俾學之務嘗呼儼輩敎之曰富貴命也聰明學也吾欲汝曹為聰明人富貴豈所望哉嗚呼其用意遠矣不幸至元己巳八月二十有二日以疾終於寢屬纊不亂顧謂諸子曰汝等當作義門陳氏遂瞑而逝享年六十九越三百日權厝於此原從治命也王氏孤潔義烈恤貧樂施喜佛經絶葷羶持家寛慈而有法年七十終於辛未九月十有六日祔葬於先君之墓西曹氏性

淳直不事華飾人雖欺以僞一以誠待之或言其情終不信也儼自七歲入小學至今有立而得預士大夫之末者實我先君堅持篤信之力也嗚呼三釜未及百年長往蓼莪之悲寧有窮哉𠈁性剛果有志趣能自樹立佶長心計家事是任佺嚮學志趣不凡女適醫士張伯通男孫幾女孫幾俱幼凡君之所書者如此余備著而不敢略焉蓋嘗因是而論之夫惠廸有吉作善降祥乃聖賢之格言天地之常理也而世之眛者但知徼福於

天而不知求善於已及其不得也遂疑天人之無相與豈不誣哉觀於陳君則感應報施之理著矣君之惠廸作善余無庸知唯於其子卜之而信也茫茫宇宙生人實繁邦家之英如儼誠少其才名動朝廷其道德施一方而進猶未止也陳氏之興其在斯乎非君作善何以獲此噫種於生前獲於身後天之報人不薄繄厚九原有知應無憾而書辭阡表以代銘碑懷哉子孫勿替引之

静山記

翰林大學士高唐閻公其自號以静配山而言之客有疑而問於余者曰昔之人以山配姓而稱者衆矣自泰山孫氏而下如龜山之楊象山之陸西山之真鶴山之魏或以書院之所在或以鄉邑之所居皆實有是山而非虛寓也今公不彼之取而獨此之託是乃無形而莫之居者其意果安在哉余曰客未知聖人之論仁乎仁者樂山以其重厚不遷而氣象之相似也仁者静以其

天理純全而物欲之無累也蓋山者仁之象類而靜者仁之本體也求物之靜豈有過於山者哉公仁人也其寓意斷可識矣客曰吾聞有體斯有用仁者生意流行發而為愛固未嘗専於靜也今公命名似専於靜矣不幾於有體而無用乎余曰不然制天下之動者存乎靜靜者動之所由生也不有寂然不動之本體豈有感而遂通之妙用哉客疑山之有靜而無動是未察於山之理矣蓋靜者山之形也動者山之氣也草木之生禽獸

之產寶藏之興特其動之小者爾獨不見夫山之出雲乎氤氲於巖穴散漫於太虛不崇朝而雨天下澤萬物者亦未嘗有體而無用也雖然人皆知其為雲之功而不知其為山之功是亦以静待山之過也今公以鴻才碩德巍然瀛洲玉堂之上雍容而無為其文章典冊詔誥命令如日星如雨露如風雷流播於四方鼓舞於天下是亦静中之動而山之出雲者也他日具瞻廊廟霖雨蒼生仁之功用將極於是豈徒曰静山而已哉故公

之山雖無形而未嘗不瞻仰其前雖莫居而未嘗不游息於其内山乎山乎殆非世俗之謂乎客於是喻而退

大德庚子春二月日記

本齋記

昔余居碭有故人書自東平來曰鯨川馮孝子國祥者毋失明十年一旦舐之而愈名聞天朝已行旌表述厥美者詩已成卷願君爲之序余時未識其人又未知鯨川爲何地風聞而作有所未可遂辭而已之後五年余

至長蘆始知地名為鯨川與馮君遊因得詳其人蓋温良孝友明達忠諒可親而不可踈者也間至其家則棣華蘭玉春容相輝淡如藹如和氣可掬也有堂名孝友集賢學士宋君齊彦之所書君之尊人年幾九十精神不衰雙瞳炯炯衣冠坐堂上君率家人環侍奉甘旨無少違余益嘉嘆之旣而君以齋名為請余曰語不云乎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建安吳才老謂仁當作人余以其為人也孝弟之語推之恐

吴説亦有理夫天地萬物惟人貴且靈物莫不有本而人之本獨在於孝弟則孝弟者百行之最先而人之所當務也孟子以事親從兄為仁義禮樂之實其亦有子之意歟今國祥不惟以孝弟稱於宗族鄉黨而且上聞於朝廷其本可謂立矣亦何道之不生哉吾願子自今已往益培而益養之使其深且固則枝葉之茂盛有不期然而然者子之齋吾請以本名之可乎國祥曰可遂書之

孝思堂記

長蘆安子榮以廬墓之孝稱於鄉而四方士大夫多有聞而詩之者大德元年秋余至自泰山始與子榮交既詳其人而又得諸公贊述之什披卷而歎曰美哉其孝也夫廬墓之事雖不見於先王之禮經而子貢嘗行之於孔子築室於場三年後歸故禮有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者乃出於人心天理之自然而不容已也尚何疑焉子榮有堂請余名之余曰詩不云乎永言孝思孝

思維則此聖人所以為法於天下後世者也人子可不
從事於斯歟夫孝而能思則必能推類而廣之非獨追
遠不忘之謂也其居處必莊其事君必忠其涖官必敬
其交友必信其戰陣必勇何往而非孝哉子榮曰是則
然矣願復聞其要余曰子不聞内則之言乎將為善思
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斯
言何如子榮曰可謂要而盡矣其雖不敏願奉以周旋

蘭軒集卷十四

元　王旭　撰

題跋

題尹宰嘉禾圖

嘉禾瑞麥和氣之所生也和氣何從而致哉政平訟理一方無愁嘆之聲民心和而天地之和應之矣天人一理感應一氣桴鼓影響未足以喻其捷也尹公安陽之政可謂得民心之和者矣天地之和獨能無應乎嘉禾

瑞麥之生蓋亦無足怪者然郡邑之在天下不勝其多也而承流宣化之臣亦不勝其衆也禾麥之瑞不生他邑而獨在於安陽則尹君之政雖欲自晦不為天下最其可乎

跋滕州積善王氏祖林事蹟後

昔孟子道性善而荀卿不以為然因著性惡之論蓋嘗讀而疑之今觀諸公所述滕州王氏世德之詳其善行所孚不惟有以化服於鄉人至於盜賊之凶暴亦皆草

心而信服望門而加敬且有害善人不祥之語嗚呼是孰使之然哉此可見人心之所同而天理之未嘗亡也孟荀是非亦可因是而無疑矣抑嘗論之萬物資始於乾元元者陽之動而所謂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惟仁所以包四德而長衆善也故天之生人有善而無惡唯其拘於氣禀敎於物欲然後失其性而流於惡以亡其天之所與此横渠西銘所以謂濟惡者不才也好善如王氏有以全其性而無負於降衷斯其為天之克肖

子歟雖然天人一理也感應一氣也積之厚則發之遠施之宏則報之豐今王氏家肥族昌而子孫才其夫婦皆享上壽此報也非天之私也栽者培之理氣之自然耳觀其愛人利物克已忘私莫非仁心之流行而發見者雖聖賢之學用力不過如此豈直為民俗一時之勸而已哉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王氏之謂也又曰君子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諸公有焉

贊

鈍軒贊

德容兮若虛高情兮晏如澹無營兮有類濂溪之拙邈不語兮得非顔氏之愚寄妙用於先天之畫晦神光於赤水之珠簾垂晝兮百錢閲一世之榮枯彼聲利之滔滔溺風波而弗殊恃智力其幾何卒顛沛於迷途視先生之鈍不可及兮樂超然而有餘吾將休余車兮縶余馬從先生以問道兮謝外物而返余初

素軒贊并序

醫流王庭訓乞軒名於杜止軒名之曰素復因曹子求贊於余贊曰

灝灝太素無端倪兮陰陽回薄誰能窺兮形氣有生病斯隨兮卓彼軒岐開神機兮毫析縷分理無遺兮玄言十萬世所師兮嗚呼醫術莫厭精兮毫釐之差係死生兮博觀約取斯縱横兮行之以義守以貞兮無為利誘喪子之能兮扁鵲倉公世所驚兮為庸為良唯子之所行兮瞻彼素軒無虛其名兮

都運韓公真贊

昭昭乎如霽月之無塵温温乎如陽和之播春其凝然而莊重者巖廊之氣象其超然而夷曠者崐閬之風神流愷悌兮施經綸厭豪華兮樂天真雖丹青之無言兮而觀之者亦足知其為融齋之主人

衛州王府君畫贊

不雨之雲天澤長存未琢之玉元氣長温有美王公種德在門逍遥樂易鄉人所尊我欲求公於畫史不若求

公於子孫子孫其昌公德之長徽猷克紹公為未亡不然丹青之委蛻又烏足以見公之天藏也邪

曹光甫真贊

堂堂乎儒林之人物飄飄乎列仙之風骨玉堂金馬無妨他時之游戲瑤水崑山有待神游之超忽卷太虛之晴雲洗滄海之明月塵埃不生襟靈洞徹乾坤萬里功名一髮高情可以遺世俗逸氣可以飜溟渤嗚呼公之妙以為畫於斯歟則丹青蟬蛻未足以形胷懐之髣髴

也

文

祭止軒先生文

嗚呼造化鍾秀江山孕奇賢運五百非公而誰學際天人聲名四馳雄章俊語星日爭輝高文典册元氣淋漓豁達飄逸靈襟坦夷鼓舞羣才妙無端倪動風雷於唇吻溢陽春於鬚眉斯文不墜學者知歸惟登夫岱宗之巉巖而後知丘陵之為低惟游夫滄海之汪洋而後知

坎井之為卑惟覩夫神龍之變化而後知蛭蚓之玄微大鵬不可籠天馬不可羈偉先生之浩蕩兮信餘子之難為佩青霞而服明月兮陋蟬冠與錦衣悠悠東山白雲紫芝挹浮丘以歡酒撫洪崖而誦詩徒有勤於丹詔終無夢於皇扉意哲人之壽考必神明之扶持豈期微痾纏綿歲時膏肓成兮恨醫和之去早招魂遠兮怨巫陽之來遲亭孤芳而室則邇兮竟一朝去此而何之憶先生之超忽兮游汗漫以奚疑騎蒼龍而謁帝兮紛羣

聖之相隨飯玉屑而觴瓊液兮奏鈞天與咸池俯五嶽於毫峯視滄溟於一盃死之樂蓋有甚於生也顧塵世之何知嗟予小子久從吾師開發成就餘力不遺恩深海岳報未毫釐忽訃音之南來痛貫徹於肝脾腰經執紼於禮則宜恨山川之莫往徒北向而歔欷瞻落月於屋梁怳音容其在茲罄餘哀於一奠魂歸來其庶幾

祭參政鹿泉賈公文

惟公禀乾坤正大之氣踐聖賢誠明之學負經濟之雄

才為天民之先覺聲名暟兮日星德業巍乎山嶽王文章之連城初何勞而追琢波汪洋之萬頃卒莫議乎清濁心欲傳于蒼生之霖雨志期興乎太平之禮樂求之古人蓋秋菊而春蘭匹之今人尤鴟鳶而鸑鷟此天下評公之大略也出入巖廊忠孝堂堂堂堂為何砥柱頹波五年襄漢瘡痍撫摩洽以恩信去其煩苛斯民戴公父母奚過移省江西民方渴饑旦夕憂勤極力施為澤雨恩風草木華滋斯民祝公壽考無期心淨無欲純乎天

理昭然明鏡湛然止水一毫不取清廉律已平生長物圖書而已仁者必壽斯言可冀何蒼蒼之難諶竟一卧而不起嗚呼是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是邦國之憂而斯民之不幸也日落梟鳴龍移鱓舞獨非小人之深幸歟四海龍門攀望有素江湖飄蕩感公知遇悠悠胸懷百未一吐殺身酬恩方期歲暮云何一朝去而不顧嗚呼公乎壽止此乎永懐風儀何時巳乎其氣之精明英偉磊落奇瓌浩然而不可屈者僕意其不隨異物腐散

而上還三光之照臨下為川嶽之流峙也不然騎蒼龍謁瓊宫跨紫鳳游閬風天樂前導仙官後從持陰陽之槖籥掌造化之玄功也視世人之幺微若甕盎之醯雞鈞天可樂浮生可悲公歸無憾我懐其私哭酹白雲侑此哀詞

祭唐伯愈文

嗚呼伯愈其才也通其德也全事親交友内外無慼既精醫術又究玄篇名若芝蘭香靄鯨川人皆謂君壽必

洪延云胡不淑竟止中年埋玉黄壤沉珠九淵造物無
情此恨難宣嗟我朋儕恩義纏綿舉觴一慟有淚如泉
矢辭序哀以訣終天

祭尉僉事文

嗚呼惟公生閥閱之名家為衣冠之棟梁既才高而識
遠復氣粹而神昌早蜚英於泮水參羣彥以翺翔旋振
衣於臺閣厲青雲而頡頏晚峩冠於憲府肅一道於秋
霜惟激揚於清濁不吐茹於柔剛瞻風彩之獨振偉聲

名之益彰已而載淮東之明月返扁舟於故鄉理松筠於三徑謝鴻鵠於四方賡詩壇之遺韻擷畫苑之餘芳何廟堂之弗置竟奪君之徜徉降九重之綸綍職千里之農桑曾東行之幾日嬰二竪於膏肓鵬程奮而未極驥首困而徒驤俾厥施之克究殆事功之難量英䰟去而何之徒視天之茫茫嗟不肖之踈鄙接閭閻之末光追書劍之南遊承青盼於維揚運北海之毫端草平原之薦章雖薄命之不偶豈兹恩之可忘無楊寶之雙環

有南豐之瓣香前年歸而謁見侍音容於北堂持芳茗以飲我語諄諄於行藏又别公而南去變江湖之炎凉及今歲之還家謂見公之日長何造化之難恃而吉凶之靡常鵩賦成而賈逝麟德衰而孔傷念知音之未報終有愧於門墻寄衷情於哀淚序苦語於中腸儻幽冥之不隔兾招魂於此觴

祭母氏文

嗚呼吾母仁慈聖善賦之自天雖螻蟻之微有不忍踐

而況其他乎故姻親里巷所至無間而歡然家貧多累育我三子蠶績織絡恒區區勤苦以窮年及今某等巳成人矣謂當庶幾效林烏之返哺俾吾親安閑於晚節而跋胡疐尾遭時運之迍邅東原大府不得寧居而南寓濟寧之荒陋憂愁無聊賫日日而相煎眼中三子不獲侍側遠者千里外近者百里外俾思心日夜之懸懸積慮傷人沉憂損壽此吾母致病之由緣人來急往孰知吾母之不待攀牀長呼形容不動竟漠然而無言嗚

呼痛哉有子三人未嘗得一日之養與言永歎得不有愧泉下之寒泉福善禍淫其理安在呼天絶慟徒血淚之漣漣此非安宅權時寄寓當於府北别擇山水明秀之地以為吾母萬年之鄉永遠不遷吾父在此兒孫滿前設祭以告神其享焉

祭兄景實知事文

嗚呼吾兄命止於斯耶死生茫茫孰主之耶彼蒼者天其有知耶其無知耶何善惡之報難憑而吉凶之理或

差使人之不能無疑也如吾兄之明達俊偉博聞強識有經綸之奇志緼而不得施於時有忠義之大節鬱而無以表於世縛飛黄之逸足侶駑駘於伏櫪三十六年如夢一覺才過人而何益離家十載團欒有數非父兄之相追蓋鴻鵠不樂於籠居者亦出於親老家貧之意去年冬自燕還家時方病瘧舉家皆不欲其南行而兄執之堅後得十一月書言瘧不作人馬俱安家中稍慰自此書問稀少直至後三月始得張文煥書知在知州

領鹽事且云自過江來未嘗一日少病家中信然而憂疑始緩嗚呼孰知憂疑始緩之時乃骨肉哀痛長别之日乎去年六月亡吾嫂今年四月亡吾母家門衰敗凶禍極矣皇天有知宜悔禍矣豈料吾兄之復及此哉輿王氏之宗者三人中惟吾兄是望噫今巳矣吾宗無復望矣惟當教訓吾侄使有成立以不墜吾兄之後嗚呼言有盡而意無窮也仰天長號五内崩裂設祭在此兄其饗之

嶽祠祈雨文

竊以榖黍雖成猶有晩田之未穫陰陽作沴尚虞旱魃之為災非唯下吏之憂是亦神明之責伏望挽回造化呼召風雷一雨滂沱既洗焦勞之慮四方鼓舞難忘佑助之恩尚鑒微誠式遄靈應

玉皇廟賀雨祝文

三春亢旱焦勞久切於羣情一雨滂沱潤澤遠霑於四野深荷上天之賜用寛下土之憂草木含滋陰陽順序

歲有豐登之望人無餓殍之虞士舞室農歌田竟何有於帝力山焚蘭社擊鼓庶少答於神庥

謝雨文

惟神廟食一方庥廕千里有禱輙應無人不懷近因霖雨之為災曾率僚屬而致禱香火未収於几案陰霾已散於穹蒼凡此再三恵我黎庶即今田疇無阻農功遂耕耨之勤塗潦漸乾鹽運喜往来之便物物共瞻於白日人人感戴於青天皆出神休敢忘虔謝

河平王廟祈晴文

雨三日而為霖災必書於史冊禾一朝而生耳憂實在於民天況逢連日之霖霪盡致良田之淹沒民居浸於潢潦鹽運阻於泥塗衆口興咨明神是禱惟神祀載國家之典名居川瀆之尊伏願少著威靈潛庇一方之衆大袪陰慝共瞻千里之晴其在我民敢忘洪惠

惟神呼吸陰陽把握雷電變化莫測飛潛自如歆香火於靈祠示威神於下土凡有祈禱無不感通玆者霖雨

為災人民興嘆農畝懼傷於禾稼川流憂決於隄防不惟鹽運之阻艱亦恐竈煎之虧損某等是以恭修菲薦敬謁祠壇伏願掃去陰雲俾萬物咸瞻於白日釀成豐歲庶羣生共佩於洪恩

曩以霖淫之故曾伸祈禱靈貺昭孚人心感悅今者適當收穫之候正賴清明之時而乃陰雨不開淫雨為沴稼在田而未載農食有闕乏之憂鹽聚鹵而妨煎課程懷虧損之懼是用恭陳菲祭再瀆明神伏願曲賜矜憐

有以大終於前惠則當併修虔謝庶幾少答於鴻休

滄塩司祭海神文

惟神包納川瀆浸浮乾坤煮水生財供國家之大用變田為鹵顯造化之竒功越自今春以來有愆羣庶之望溝港巳涸潮汐未通鑊竈閟於煎熬課程懼於虧損伏願施其惠澤奮其威靈引雪浪以西馳晝復陂唐之舊罄丹誠而東向尚希臨監之昭

惟神名在五形天一之先位居三神河伯之上吞納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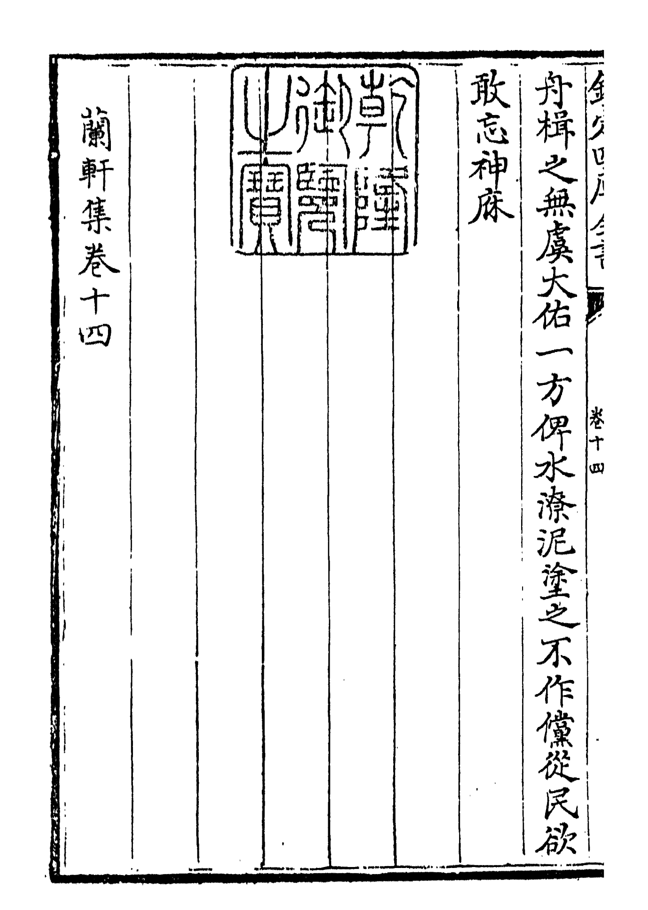
瀆浮浸乾坤鹽利之饒國家所賴近因風潮之不節遂致場竈之多虞課程有虧損之憂官吏懷責罰之懼是用齋戒致其虔誠伏望永戢狂瀾不使堤防之冒没大施冥祐長教斥鹵之豐盈其在我民敢忘神惠

運使祭御河文

伏以霖雨相仍道路起淹留之歎波濤暴漲隄防有潰決之憂不惟鹽運之阻艱實恐居民之蕩析輙伸誠懇仰瀆威靈伏望囚鎖蛟龍收藏雷電安流千里保橋梁

舟楫之無虞大佑一方俾水潦泥塗之不作儻從民欲

敢忘神庥



蘭軒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蘭軒集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貢生臣吴士英

謄錄監生臣雷　琳

蘭軒集卷十五

元 王旭 撰

說

井田說

自秦人廢三代之井田斯人不被先王之澤千有餘年中間有可復之機者三焉漢之高光唐之太宗是也皆承大亂之後土廣民稀有其時又有其才按古人已成之法舉而措之耳因循不革貽恨千古嗚呼往者不可

追來者未可期而復古之機獨不在於今日乎民極少而土極多四海閑田十居其七舉而行之易於反掌復三代之仁政澤天下之蒼生開萬世之太平豈非功之至大而士之至願歟惜乎以身任天下之責者未見其人也機難得而易失時難留而易往茲非志士之所重嘆耶

不食太牢說

凡物有功於人者古人皆有以報之如犬馬蓋帷貓虎迎祭之類可見牛有大功於世所謂呈示吉凶無往不

中者非虛語也又豈犬馬貓虎之可比哉既無以報之又從而食之嗚呼吾誠有所不忍者非若世俗罪福果報之說也順天理而養人心制口腹而遵國法君子當有以戒於斯

瘞海說

氣流行往來於天地之間萬物稟受而生得其正者為常理受其偏則為怪形常則物得其性而不為人所奇怪則為人所奇而非物之性蔽愛憎於耳目失物理之

是非由是物以爲病而人以爲竒者有矣今夫挺直端竦條達茂暢干雲霄傲霜雪可以梁千尋之觀可以航萬頃之波者非木之良而得所生之正者哉然而明堂不構匠工不求未免仆死於荒山之側與寒澗之阿其支離輪困盤欝擁腫不中繩墨者無異焉岀而偶見竒於人則被詎用登華堂友瑚璉侶籩豆取重於世而不難嗚呼物亦有幸不幸耶吾止軒先生有癭罇狀甚竒巧容酒二斗許以其大目曰海先生甚愛之豈非所謂

輪囷擁腫不中繩墨奇於人而重於世者歟噫聖賢逆志兮方正倒置沉淪尊顯兮謏謏得志吾不能無感於斯矣

黠烏說

余之東鄰居院欞樹有烏分南北枝搆巢其上伺北烏之出也則往竊其搆不數日巢成北巢殆盡疑南烏之竊已也僞飛去止他樹以覘焉既而果然北烏飛還據巢相鬭盡取其所竊以歸余觀之歎曰禽烏微物而亦

有機心姦黠之若此者乎然天下之理出於正者終成而偽者終敗其始也勞心於竊物其終也破敗以致爭又安在其為姦且黠也世之懷詐偽以相傾行穿窬而無恥損人益己害衆成家與斯烏何以異也嗚呼終亦敗亡而已矣

高唐李氏諸昆季名字說

古人盤盂几杖皆有銘以自警况於名與字乃終身之稱乎高唐李氏諸昆季求余訓其名字余不得辭

也因各為之言其義於後

統者總也衆理之所會也萬物散乎天地之間而一氣運於陰陽之表玆非乾元之統天者乎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於五常則仁之屬統之以元則衆善有歸而仁心不息矣故統曰之元

綱者網之大繩也衆目隨之而弛張故三綱立而人道行紀綱廢而家國亂欲宰斯世捨此其安能乎古人云得其綱則萬事理綱以宰之則天下無難事矣故綱曰

之宰

經者常也天地古今之常道也雖然有常斯有變當其變而猶守其常無乃膠柱之流乎此權之所以用而經之所以能濟也經以正天下之常而權以通天下之變道其庶乎無獘矣故經曰之權

維者繫也泛泛楊舟紼纚維之而後正置一身於人海之風波而不知所以維之可乎維之以正則為中流之砥柱矣故維曰之正

紹者繼也繼業承基人子之重事無忝爾祖其惟聿修厥德乎紹之以德則可以增光前烈矣故紹曰之德

繹者思也如抽絲相續而不絕之謂也夫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純而不雜運而不息之謂誠繹之以誠則思無邪而得性情之正矣故繹曰之誠

綜為機縷條而理之也天下事物不勝其多而莫不有當然之道不得其道則愈治而愈亂綜之以道則游刃餘地而事物無錯雜之患矣故綜曰之道

緯者機絲之往來而所以配成乎其經者也在天則常星為經而七曜為緯在地則江河為緯而山嶽為經一經一緯而天地之文生焉緯之以文則彬彬君子而無白賁之不及矣故緯曰之文

綽者寛而有餘裕也才之受於天者高德之積於己者厚非不矜不伐而持之以謙安能泰而不驕乎綽而能謙則心廣體胖而人亦樂與矣故綽曰之謙字生於名名生於實盍因所稱以求厥益雖雖雁行勉爾常德神

之聽之永保終吉

郇城王氏諸子名字説

王君子謙郇城之良也有子姪五人名字未立一日請余為訓之余不得辭乃各為之言其義而君自擇焉可也

權為稱錘所以平物而不失其中者也夫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聖人之道有經有權葢權者所以濟乎經之窮也觀孟子嫂溺之章則權之義見矣故權之字曰公

濟

機為弩牙乃發動之所由也君子之為度其必中而後發則事功有成而無後悔矣伊尹之告太甲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此其意歟故機曰公度

樞為户本開闔之所由也居其所而運動無窮亦猶君子之守道貴於時施而運行也是以斗運四時亦名為樞義不以此歟故樞曰公運

格為窮究之義大學之目有八而莫先於致知致知之

術無他而必在於格物蓋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其無以格之是以其理有蔽茍物無不格則理無不明而吾之知亦大矣故格曰公理

楨為墻基板築之所依而立也其植端以固然非幹之持其傍則無成功葢楨以立其體而幹以施其用茍明乎此則君子之立身行道又何患無成功於斯世乎故楨曰公幹美哉王氏華萼相輝既立爾名字亦不違佩服而行有是無非庶保貞吉君子之歸

楊氏昆仲更名字説

楊生從余學甚有志而勤一日傳其父之命請更其昆弟之名字葢兄名仲實字伯榮生名仲和字伯甫夫伯仲叔季乃長幼次第之名也前所稱謂於理誠有弗順者遂以彦代仲從其序而更之曰彦實字伯榮彦恩字仲遠夫彦者美士之稱也德之積者充實於其中則英華之發越於外自有所不能掩矣譬之於木本根實則枝葉榮又榮者物之始而盛也實者物之終而成也伯

榮其務於實乎思者人心之妙用也人誰無思顧不能遠耳思而能遠則學可進而理可明身無過事無獘矣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彦思其務於遠乎

鯨川劉氏昆季更名字説

鯨川劉君子益有子姪四人既立名與字矣君意以為未善一日命其仲子來請更於余余既不得辭乃為更之

長曰容字伯申蓋申申夭夭聖人之容也聖人之德藴

於中而形於外其雍容舒和自然而然非勉強之所能為也觀於外可以知其中矣學者可不務養内乎

次曰宏字仲仁葢宏者廣大之稱也求其廣大豈有過於仁者乎私欲不存與天無間萬物雖衆皆吾同體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仁是也可不思擴而充之歟

次曰寅字叔泰葢天之一陽生於子而其卦為復二陽生於丑而其卦為臨此天地之開闢者也而造化生生之功猶未盡形必至三陽之寅於卦為泰然後造化生

物之功著而天地之仁溥矣在人言之則寅爲敬敬者一心之主宰敬存於中則體正於外而可以泰然自得矣

次曰憲字季章葢憲者先王之成法世之人所當遵守而勿失者也夫先王之法載於書未嘗不存於世而人自不能有以明而行之所以心無據守而事多愆過循憲之所在而明之則措身法度之中而尚何過舉之有乎名與字既列諸右而爲之說矣粲粲芝蘭其亦佩

服而勉之哉

蘭軒集卷十五

蘭軒集卷十六

元　王旭　撰

銘

故孔目康公墓碑銘

至元甲午冬康仁伯安奉其先大父孔目公行實一通詣予致其尊人之命曰先君藁殯未即安宅心不遑寧有年矣今力稍舒將以某年月日改厝於康家莊之先塋竊惟平生行事不可泯沒敢請文以表諸石予寓安

陽四年矣伯安從遊甚厚又其尊人之命如此義不得辭乃按其狀序而銘之公諱玉字仲祥姓康氏其先出周文王之裔康叔封之後曾祖諱時祖諱仔世居碭山皆以農為業考諱玩器度魁偉尤長法律因河為患僑居宋之夏邑娶劉氏名族也有子五人禎寧玉宥榮禎仕金為尚書户部掾汴京失守從駕出幸不知所終寧無嗣玉即公也弟宥嘗為濟寧兖單三州都總管府經歷官别墳於濟州任城之東弟榮養志弗仕公賦才明

敏精於吏術嘗試府掾以廉幹稱壬辰河南饑亂遂與昆季北歸時總帥丁公權行徐州節度使事於市立寨聞公名羅幕下厚禮而咨詢焉賛助良多或有餽遺輒責以汚己立却之人服其清後移立碭山縣於寨中濟州石總管命公典其事民樂其德歸者甚衆迄今富庶實其力也公天性潔素物無妄費一韉十年尚如新其他類此晚而退閒優游鄉里嘗謂其子翊曰人之為儒當貫三才為道當造玄入妙為農當順天時盡地力為

吏當明法律本仁恕果如是斯可以無愧於已而責命於天矣觀其言則志可知也不得大用於世以究其所有惜哉以至元戊寅仲冬廿有一日終于家享年八十三權殯於城南之別業娶駱氏劉氏俱邑之望族也先公卒生男女各一人女適李氏男諱翊劉出也前碭山縣典史清修畏慎愷悌慈祥所至有善人之目娶胡氏張氏生男十有一人女四人男長曰仁明達精敏才識甚高嘗充淮西江北道提刑按察使司書吏綽有能名

已而還家事親讀書遂不復肯仕鄉人重之孫男一十五人銘曰木秀深山孰知其棟梁蘭芳幽林孰聞其國香遇者其常弗遇亦奚傷有美康公才德俱良不宏其施道止一鄉積崇報豐後世其昌新塋有銘永示不忘

故宣武將軍朐山令王公墓碣銘

公諱義字某姓王氏其先出周靈王太子晉之後故太原琅邪之族於世為最著公自高祖而下累居碭山縣之胡父鎮祖諱某配楊氏善星歷風水之學嘗試司天

臺授陰陽管勾考諱晉娶胡氏傳家學知名遠近生二子長曰善幼捨俗為僧次即公也豪俊慷慨才識過人時值金末將亂輙自奮應募從軍隷臨淄郡王左副元帥兼鄭州防禦使張忠帳下戰累有功於元光元年充正班序使又於大安二年以功遷宣武將軍朐山令有善政年八十有一終于家妻趙氏生一子諱仲賢姿狀魁梧性行勤謹充縣巷長人敬服焉凡有營幹衆必倚藉其於宣聖三皇二廟始終皆其監治之力也仲賢娶

楊氏生一男五女男名用早卒次室劉氏生男一人名
某娶劉氏一日仲賢請余言曰先世塋域本在胡父鎮
南門外出賢村龍鱗溝之西經值河淤今不復存嘗別
卜新塋於本縣南關之南種木已成列矣惟是先人宣
武公之事蹟祖宗之世次既不能譜其詳而所畧能記
憶者儻又無以紀之則大懼泯滅於後而無以逃不孝
之罪今將叙而銘之石惟子是請余不獲辭因摭其畧
而書之如此銘曰王姓蕃昌源流甚長胡父鍾祥宣武

堂堂壽衍名彰舊塋既亡新塋是藏珍木成行中存棟梁本根無傷枝葉彌芳乃孫烝嘗不離其鄉孝思勿忘

泰安申君墓碣銘

公諱道安字德卿世居潞州高祖因宋亂徙單州之武城居四世而公之伯叔六人其三即公之父也精於醫嘗為歸德府醫學教授公昆仲七人其次在六值金季避亂寓海州數年家資鉅萬忽一朝盡散之攜其孥往維州既而海州陷於宋衆多遇害公家獨全人乃服公

之先見公治家嚴與人忠臨財義避兵時與親舊數十百家老幼相依而行公備極艱難同其甘苦終無遺棄遂得俱完既而天下平定思還鄉里行至宮里村因家焉享年六十有九而終卜葬於此妻王氏生子一人名國瑞字伯祥明敏剛果見義必為敦尚詩書於醫尤邃嘗節素問宣明論補名醫録行於世至元間兩為泰安州醫學教官衆無不推服者妻胡氏生子三人長曰必端次曰必誼次曰必偕俱傳父學有立女三人長適時

侯孫次適趙其次適劉氏伯祥再娶高氏吳氏必偕嘗從學於余而伯祥又余之所素敬者今將以其先人之行著之石而不鄙以見委既不獲讓因直書其事而係以銘銘曰申以國氏其來甚長迨公之生屬時擾攘散材全宗避弋高翔淵珠弗耀櫝玉終藏慶鍾後人俾大而昌刻銘於石昭示不忘

碑

宣授武德將軍鄧公新建祖塋之碑

夫功名出於力為富貴由乎身致謂無預乎祖宗而譬諸靈芝之無根醴泉之無源者乃流俗之恒論而非君子之格言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慶之所鍾即富貴功名之所自來乎彼世之豪傑或起布衣而登將相拔泥塗而奮雲霄焜燿當時而榮華一世者是雖才氣過人之所致然亦祖宗積累之餘澤家世休祥之明報也故觀於子孫之盛衰可以占知其祖宗之得失矣若今安陽鄧氏者其殆積善餘慶之所鍾乎謹按鄧本蔓

姓殷之侯國也春秋時有鄧侯吾離朝於魯後亡於楚子孫因以國為氏後漢高密侯禹起南陽佐世祖定天下功名為中興之冠而南陽之族遂盛於世人材相望照耀青史代不絕書君家自喪亂以來亡其譜牒故高曾而上莫能詳曾祖諱世昌前金泰和間登進士第官至秘書丞娶衛氏生二子祖諱珍即秘書之長子也豪邁俊爽尚氣重義有古俠士之風值金末之亂糾率義勇以捍禦敵部曲數千公為統制號令無敢違者一方

賴之以全安及蔡州之陷公歎曰吾本志欲為國家立
功今無所及然吾心之忠天地鬼神其必有以知之矣
且吾擁衆數千於艱難擾攘之際惟以救人為念而未
嘗妄有殺戮天道倘可信後世子孫必將有以享其報
乎年若干以壽終於家配張氏子男一人諱海生兵革
間雖不知學而能敦孝讓崇信義睦鄉閭勤稼穡見者
莫不愛而敬之稱善人焉娶馮氏生男三人女五人男
長曰德甥梧倜儻才堪有為紀綱家務不克試於時娶

黄氏生子七人女二人次曰青即武德公也㓜而不羈負性慷慨才志竒偉甞謂所親曰大丈夫生人世間當以功名富貴自顯白於時安能區區老為田舍翁乎至元四年充攝本縣廵檢之職即有能名六年以百夫長從征南宋圍襄樊累有功蒙上賞至十二年三月内與南宋安撫高某戰於岳州之洞庭湖勝之又攻荆南之沙市取之奏功勑授忠顯校尉銀牌總把次又收復江南諸州邑及以從征廣東之功宣授武略將軍管軍千

戶仍頒降印綬繼復平蠻冦於廣東甲子門進授武德將軍職事如故乃十五年七月也厥後屢著顯績於東南如擒化東之趙元帥禾山之顏萬三廣東之黎德歐將軍等皆叛逆劇賊表表在人耳目所共知者其餘招降堡寨及克捷平蕩之功尚多未易遍舉也行省官及樞密院皆知美君之功奏求遷賞朝廷以衆例遲之而為先降金符以示褒嘉之意然公膂力方剛謀猷克壯功名日起福禄骈來他時所至豈可量邪勉而弗懈則

安陽之族亦將由公而大矣嗚呼鄧氏祖宗積德之報其驗於斯與公娶劉氏生三子董氏生二子女二人弟源篤實通敏佐兄德理家事鄉黨有孝弟稱焉今年秋武德公奏事闕廷衣錦過其家聚族協謀思所以廣孝於祖考者乃卜高原擇爽塏大治新塋選良日而遷窆焉仍礱玉石以表阡首一以紀祖宗世次源流相承之懿一以著武德公立身揚名顯親之美辭非黄絹姑用播於清塵傳列青編尚有期於鴻筆銘曰鬱鬱新阡佳

氣攸萃誰其卜之曰維鄧氏維此鄧氏源流甚長以侯建國自彼殷商春秋吾離子孫用顯下逮南陽族大以遠漢唐迄今世有聞人眷茲碭邑慶源肇新煌煌秘書英英統制天啓厥祥有善其繼其繼伊誰曰武德公寵佩金符為時英雄福如川海滔滔未已壯志四方青雲萬里俟其他日功業之成嗣書琬琰以永休聲瞻彼先塋既安且吉相我後人休祥罔極子孫鑒之種德無斁有不予信請示斯石

故宣差水軍總管宋公神道碑

鴻鵠之飛必奮翼於九霄虎狼之行必食肉於千里夫物有出倫之能者必不自困於尋常之内也況英雄魁偉之人乎其乘時奮起取功名以自見於當世而不肯碌碌以終其身蓋亦所負之當然而非偶然者矣若我宣差總管宋公者其人與公諱德甫清州會川縣人也祖某父某皆力本治生種德弗仕公之生也雄傑多力慷慨不拘嘗督綱船於御河衆畏服無敢違其一語者

後值天兵南下河朔失守因率衆渡河寓於陳州是時
金人都汴國勢日蹙詔舉才勇之士不次用之衆以公
應逐擢居都統之職戰數有功適行省官有貪賄而不
足於公者羅致其罪衆辱之將謀害焉公怒且懼謀之
於衆衆曰天道在北汴都終亡公不見幾死無日矣且
吾輩力戰而不為人所知亦何為辱於此哉不如北附
以圖全公廹於衆不得已乃帥麾下壯士三百餘人北
歸我太祖皇帝得之大喜即頒金虎符以授之俾統其

衆既而征河西有功又特賜衣糧人口及宣德州第宅一所以賞之仍自黄河以北水軍皆隷焉時李昌使南宋未得入境乃詔公以百人往竟能定其約取彼報使及表章進獻之物以還其後收汴都及畢征南宋公輙以水軍預其行至於蘄黄襄樊荆山廬壽維揚連海等州其攻圍鈔畧修築首尾數十年間勞苦功高簡在上心雖茅土之封未逞而賚與重疊其恩渥矣中統元年今上即位公以老請致仕朝廷雖甚眷而莫違遂以子

其嗣其職而聽之中統五年六月二十有六日終於家春秋七十有七葬於夏津縣順化鄉之宋莊以夫人王氏祔焉禮也子男三人長曰元伯次誠次良弼元伯即嗣公職事者質直好義氣節過人有古豪俠之風中統三年平亂有功遂兼領益都路軍民鎮撫及博興路總管後還職水軍總管至元十六年因病請休致朝廷命其長男從政承替即優游家居無復仕進意誠早嘗顯達後亦退閒良弼前縉山令今富庶令皆有善政可紀

公之薨於今二十有六年而元伯每以墓碑未立為恨一日奉家狀來謁曰伏惟先人起身艱難建功國家流慶子孫宜有碑以表墓道久而闕如𠕂等之罪也今幸具石願子有以文之余辱君知厚義有不獲終辭者乃摭實而書庶幾芳聲之不泯而有以取信於將來也銘曰宋國殷後微子之封代不乏人有耀其宗眷兹會川英靈所鍾公生其間實為長雄春雷起蟄羣蛇輔龍西伐南征靡役不從烈烈真勇堂堂駿功皇心用嘉賞賚

優崇金虎之符命總元戎胡不錫之山川附庸天意垂
裕俾滋其豐有繼源源如水之東顧瞻九原松柏號風
英靈不昧神理長通刻辭貞石昭示無窮

縣令潘君墓碑

至元癸丑秋安陽潘君庭玉持其先人縣令安遠君行
狀一通詣予以墓碑為請曰伏惟先人起身勤勞致有
爵位功存鄉邑慶流子孫今月日已遠而墓碑未立豈
非其等不孝之罪哉此旦夕憂思不遑寧處者也願先

生幸有以諾之余不獲辭因閲其狀序而銘之謹按潘氏之先出於周文王後畢公之子季孫食邑於潘因氏焉公諱甚世為碭山人自高曾而上經亂譜牒不存莫能詳考父諱浩仕金為甚官娶臧氏生一子即公也自少倜儻才力過人承父廕充穆昆及金季河北兵亂公帥衆保市力寨壬辰國兵南來迎降以功充本縣丞仍行縣事於寨中招集三千餘户既而南來張秦二安撫入境破寨掠老幼數百口而去公時在外聞之帥壯士

追擊奪所掠還朝廷嘉其功遷五官授安遠大將軍仍前碭山丞繼改碭山令其後朝廷以本縣不及千户併屬單父公遂閒退終于至元乙亥之四月享年七十八葬於市力寨室四人曰臧朱吴楊生男女各七人長曰㝡娶黄氏生四男三女嘗監本縣祇應務酒事次庭玉娶賈胡傅曹四氏生男女各一人累受省部付身管領庫務事至元二十六年勑授通州豐利場同管勾庭玉氣質魁偉而德行温厚才任煩劇而志存遠大非碌碌者

也次瑛嘗充平江路財賦提領娶張氏魯氏生二男一女次珪娶丁氏生男女各一人嘗監本縣祇應務酒事五曰瑾管治莊產事娶徐余二氏生三男一女六曰琇娶薛氏林氏生三子嘗兩受濟寧路檄監本縣酒稅至元三十年以本户居縣之最赴京都充司倉七曰譯妻邵氏二男一女至元二十年勑授將仕郎南陵縣丞嗚呼潘氏之子孫何其蕃盛而長也如此豈非祖宗以來積善餘慶之所鍾乎培其根益茂其枝濬其源益長其

流是又祖宗望于後人之意也他日門族昌大而世業榮華則焚黄告寵可以慰祖宗於九原而無憾矣銘曰

遠矣潘氏源周派楚晉嶽之文吳璋之武奕奕有人輝映千古惟安遠君遥承厥緒奮身獨起保障鄉土既有名位光榮父祖生七男子竒俊軒舉積善流慶天將昌汝如火始然攸灼攸叙如泉始達波流東注赫赫君家其興可覩佳氣攸萃新阡之所松栢長青有隆其祜沓而後人共承善慶毋忘孝思以永終譽神之聽之莫敢

或侮刻銘貞石用代家譜

傳

趙節婦傳

大德庚子秋余友李公敏袖書一通過高氏中和書院示余曰此李君仁甫之所銘也其母趙氏賢而有節仁甫幼失父賴母之教以有成今亡矣無以慰凱風寒泉之思願先生芟其繁蕪而敘著之此仁甫之意也敢因以請余義不得辭乃為序之李氏之先蓋河南人經亂

譜牒不存無以詳其世次源流之懿高曽而下有諱與者仁甫之祖也其配尹氏生三子曰滋曰潤曰信始因亂北渡寓河間獻州之樂壽縣數載而卒滋等三人遂徙家長蘆滋歿有子珪及孫定山紹厥後信亦有子二人業於農潤即仁甫之父也倜儻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不幸早卒其配趙氏生子二人曰壁曰仁女三人適任氏齊氏田氏孫四人趙氏治家嚴而不傷恩寛而不失義寡居三十年守身如玉雪之潔勤於婦功教育

其子鄉里賢之或議欲以節婦薦趙闢而止之曰志不顧也臨終召二子戒以同心理家友恭之義勉以親賢遠佞解紛避害之言卒于元貞元年二月又二日壽六十三塟于鎮東五里小許村之先塋余謂古之婦人不以容色才智稱而獨以節義稱故文如蔡女辯如王妻而君子有所弗取宋共姜魯陶嬰柏舟之詩黄鵠之歌見重于千載之下豈非以節義之故與令仁甫之母寡居三十年其志其節視古無愧固可書而傳之以為人

倫風俗之勸矣仁甫兄弟好賢樂善友恭不衰亦可謂無負於母訓者矣是歲冬十月書

任義士傳

任可字猷之居滄之長蘆鎮稍饒以財中年未有子而母得危疾醫藥莫能痊憂甚拜禱於天曰倘獲神祐俾吾母痊安而身有後願捨餘財以濟鰥寡於是發帑廩大施其惠既而母病良愈不六七年舉三子君心益感激他日具前事白其母曰天之報某者厚矣而某之所

以承天意者懼未能盡也願將諸人所負債券悉焚毁而不徵如何其母時年八十矣聞言大喜拊君之背而勉之曰此善事汝行復何疑君即取券欲焚之又念諸負債者多商賈在外恐不及知則終疑畏而莫敢速反於是牓姓於通衢以示之凡毁六十餘券計楮幣五萬三千餘貫君一日過余高氏之書院語及其事余因褒之君愀然斂容曰某此事本以踐吾禱天之初言而報神之厚賜非有矜世釣名之心也誠使吾母終上壽而

三子有成雖貧亦足矣不然萬金何用哉余於是賢其言而高其用心因歎曰昔馮驩收債於薛焚券市義而還以孟嘗君之賢而猶不悅況其他乎今君散財數萬皆出中心之誠而無一毫勉彊意其賢於人遠矣豈非義士也哉

李神童傳

滄州李仲實行年六十有六生次子曰李驢四歲能辨字之偏旁若夙習者大德四年二月仲實生朝對衆戲

之曰汝既幼慧我今老矣汝能壽吾一詩乎其子前此未之習即應聲曰父年七十四筋力未全老但願長太平金石同壽考時年九歲矣座中咸驚異焉蘭軒曰余聞天地有清明靈異之氣鍾而為人則為哲為賢然是氣也過之為甚難故古今賢哲之士或間世而一見焉然或鍾是氣而有其質矣顧乃學問之功不至而終于常人者亦有之前金時以神童稱者蓋四人厥後唯麻九疇知名於天下餘三人者無聞焉豈非學與不學之

故與今李氏子不由師資於文字若夙習是稟氣之靈異而有賢喆之姿矣可不思其難遇而成之以學問之功哉仲實勉之幸不以余言為過

節婦誌附

清亭耿樞從余講讀之暇首言其曾祖母之守節為可尚恨世人無知之者願得先生數語以表之因次第其事以請予不得而辭也謹按耿氏祖居長清南一鄉萬灘保以農為業有曰五郎者于樞為高祖其妣周氏生

男一人房次亦第五娶王氏生男曰乞兒耿五享年三十而卒王氏時年二十五其後乞兒年十二又溺水以死王氏既寡守節愈固恒痛念舅姑之櫬在淺土心不遑安遂于至元二十九年秋八月十有八日竭其力改塟于祖塋之内既老無歸乃依族孫耿其于清河之西耿亦孝行純篤奉養無違庶可以終其身而無失其所矣噫節婦之旌表乃朝廷之令典也豈不為有關于人倫風化之重與故共姜柏舟之詩不删於聖筆陶嬰黄

鵠之歌見重于魯人如王氏者其志其節獨何愧于彼

哉世之君子必將有取于斯矣大德二年冬十月有五

日樞將歸省因為書之王氏時年八十有一

蘭軒集卷十六